後漢書志第七

祭祀上

光武即位告天 劉昭注補

封禪 郊

祭祀之道自生民以來則有之矣豺獺
而況人乎故人知之至於念想猶豺獺
也顧古質略而後文飾耳自古以來王公所爲
羣祀至於王莽漢書郊祀志既著矣故今但列
自中興以來所修用者以爲祭祀志

來所修者爲祭祀
志即禮之意也

謝沈書曰祭
邕引中興以

建武元年光武即位于鄗爲壇營於鄗之陽春秋保乾圖曰建天子於鄗之陽名曰行皇祭告天地采用元始中郊祭故事六宗羣神皆從未以祖配天地共犢餘牲尚約黄圖載元始儀最悉曰元始四年宰衡莽奏曰帝王之義莫大承天承天之序莫重於郊祀祭天於南就陽位祠地於北主陰義圜丘象天方澤則地圜方因體南北從位燔燎升氣瘞埋就類牲欲繭栗味尚清玄器成匏貴誠因質天地神所統故類乎上則禋于六宗望秩山川班於羣神皇天后土隨王所在而事祐焉甘泉太陰河東少陽咸失厥位不合禮制聖王之制必上當天心下合地意中考人事故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回而求福厥路不通正月泰卦乾坤合體天地交通萬物聚出其律太蔟天子親郊天地先祖配天先妣配地陰陽之別以日冬至祀天夏至祀后土君不省方而使有司六宗日月星山川海阜則北辰川即河山岱宗三光衆明山阜百川衆流滓汙阜澤以類相屬各數秩望相序於是定郊祀祀長安南北郊罷甘泉河東祀　上帝壇圓八觚徑五丈高九尺茅營去壇十步竹宮徑三百步土營徑五百步神靈壇各於其方面三丈去茅營二十步廣坐十五步合祀神靈以璧琮用辟神道以通廣各三十步竹宮內道廣三丈有闕各九十一步壇方三丈拜位壇亦如之　爲周道郊營之外廣九步營六甘泉北辰于南門之外日月海東門之外河北岳之外岱宗西門之外　爲周道前望之外廣九步列望遂乃近前望道外徑六十二步壇方二丈五尺高三尺五寸　爲周道列望之外徑九步卿望亞列望外徑四十步壇廣三丈高二尺　爲周道卿望之外徑大步大夫望亞卿望道外徑二十步壇廣一丈五尺高一尺五寸　爲周道大夫望之外徑九步士望亞大夫望道外徑十五步壇廣一丈高一尺　爲周道士望之外徑九步庶望亞士望道外徑九步壇廣五尺高五寸　爲周道庶望之外徑九步凡天宗上帝宮壇營徑三里周九里營三重通八方　后土壇方五丈六尺茅營去壇十步外土營方二百步限之其五零壇士茅營如上帝五神去營步數神道四通廣各十步宮內道廣各二丈有闕　爲周道后土宮外徑九步營岱宗西門之外河北門之外海東門之外徑各六十步壇方二丈高二尺　爲周道前望之外徑六步列望亞前望道外三十六步壇廣一丈五尺高一尺五寸　爲周道列望之外徑六步卿望亞列望道外徑三十五步壇廣丈高一尺　爲周道卿望之外徑六步大夫望亞卿望道之外徑十九步壇廣八尺高八寸

爲周道大夫望之外徑九步土望亞大夫望道外徑十二步壇
廣六尺高六寸　爲周道士望之外徑六步凡地宗祀壇宮
壇營方二里周八里營再重道四通常以歲之孟春正月上辛
若丁親郊祭天南郊以地配望秋山川編于羣神天地位皆南
鄉同席地差在東共牢而食日冬至使有司奉祭地祇于北郊高皇帝高后配于壇上西鄉
右在北亦同席共牢而食日冬至使有司奉祭天神于南郊高
皇帝配而望羣陰天地用牲二犢燔燎瘞埋用牲一太祖高皇帝高后配而
牲右地以牲右皆用黍稷及樂其文曰皇天上帝后土神祇睠顧
降命屬秀黎元爲民父母秀不敢當羣下百僚
賊平定天下海內蒙恩上當天心下爲元元所
歸識記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卯金修德爲天子
秀猶固辭至于再至于三羣下曰皇天大命不
可稽留敢不敬承
二年正月初制郊兆於雒陽城南七里依鄗采
元始中故事爲圜壇八陛中又爲重壇天地位
其上皆南鄉西上其外壇上爲五帝位青帝位
在甲寅之地赤帝位在丙巳之地黃帝位在丁
未之地白帝位在庚申之地黑帝位在壬亥之
地其外爲壝重營皆紫以像紫宮有四通道以
爲門日月在中營內南道日在東月在西北斗
在北道之西皆別位不在羣神列中八陛陛五

十八醊合四百六十四醊五帝陛郭帝七十二醊合三百六十醊中營四門門五十四神合二百一十六神外營四門門百八神合四百三十二神皆背營內鄉中營四門門封神四外營四門門封神四合三十二神凡千五百一十四神營即壝也封封土築也背中營神五星也及中宮宿五官神及五嶽之屬也背外營神二十八宿外宮星雷公先農風伯雨師四海四瀆名山大川之屬也至七年五月詔三公曰漢當郊堯其與卿大夫博士議時侍御史杜林上疏以爲漢起不因緣堯與殷周異宜而舊制以高帝配方軍師在外且可如元年郊祀故事上從之語在林傳東觀書載杜林上疏悉於本傳曰臣聞營河雒以爲民刻肌膚以爲刑封疆畫界以建諸侯井田什一以供國用三代之所同及至漢興因時宜趨世務省煩苛取實事不苟貪高亢之論是以去土中之京師就關內之遠都除肉刑之重律用髡鉗之輕法郡縣不置世祿之家農人三十而稅一政卑易行禮簡易從民無愚智思仰漢德樂承漢祀基業特起不因緣堯堯遠於漢民不曉信言提其耳終不悅諭后稷近於周民戶知之世據以興基由其祚本與漢異郊祀高帝誠從民望得萬國之歡心天下福應莫大於此民奉種祀且猶世主不失先俗羣臣僉薦鯀考績不成九載乃殛宗廟至重衆心難違不可卒改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明當尊用祖宗之故文章也宜如舊制以解天下之惑合於易之所謂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義方軍師在外祭可且如元年郊祭故事隴蜀平後乃增廣郊祀高帝配食位在中壇上西面北上漢舊儀曰祭天祭紫壇幄惟高皇帝祭天居堂

下西向紺帷帳紺席鉤命決曰自外至者无主不止自內出者无四不行天地高帝黃帝各用犢一頭青帝赤帝共用犢一頭白帝黑帝共用犢一頭凡用犢六頭漢舊儀曰祭天養牛五歲至三千斤案禮記曰天地之牛角繭栗而此云五歲本志用犢是也日月北斗共用牛一頭四營羣神共用牛四頭凡用牛五頭凡樂奏青陽朱明西皓玄冥及雲翹育命舞中營四門門用席十八枚外營四門門用席三十六枚凡用席二百一十六枚皆莞簟率一席三神日月北斗無陛郭醊既送神燌俎實於壇南已地周禮凡以神仕者掌三辰之法以猶鬼神祇之居辨其名物鄭玄曰猶圖也居謂坐也天者羣神之精日月星辰其著位也以此圖天神人鬼地祇之生者謂布祭衆寡與其居句孝經說郊祀之禮曰燔燎掃地祭牲繭栗或象天酒旗坐星厨倉具黍稷布席極敬心也言郊之布席象五帝坐禮祭宗廟序昭穆亦有似虛危則祭天圜丘象北極祭地方澤象后妃及社稷之席皆有明法焉

建武三十年二月羣臣上言即位三十年宜封禪泰山服虔注漢書曰封者增天之高歸功於天張晏注云天高不可及於泰山上立封禪而祭之冀近神靈也項威注曰封泰山告太平外中和之氣於天祭土爲封謂負土於泰山爲壇而祭也禮記曰因名山升中于天盧植注曰封泰山告太平外中和之氣於天也東觀書載太尉趙熹上言曰自古帝王每世之隆未嘗不封禪陛下聖德洋溢順天行誅撥亂中興作民父母修復宗廟救萬姓命黎庶賴福海內清平功成治定羣司禮官咸以爲宜登封告成爲民報德百王所同當乎不讓宜登封岱宗正三雍之禮以明靈契望秩羣神以承天心也詔書曰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何事汙七十二代之編錄莊子曰易姓而王封於泰山禪於梁父者

七十有二代其有形兆垠堮勒石凡千八百餘處許慎說文序曰蒼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有形聲相益即謂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滋多也著於竹帛謂之書書者如也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體封於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

桓公欲封管仲非之若郡縣遠遣吏上壽盛稱虛美必髡兼令屯田從此羣臣不敢復言三月上幸魯漢祀令曰天子行有所之出河沈用白馬珪璧各一衣以繒緹五尺祠用脯二束酒六升鹽一升涉渭灞涇雒佗名水如此者沈珪璧各一律在所給祠具及行沈祠佗川水先驅投石少府給珪璧不滿百里者不沈過泰山告太守以上過故承詔祭山及梁父時虎賁中郎將梁松等議記曰齊將有事泰山先有事配林蓋諸侯之禮也河嶽視公侯王者祭焉宜無即事之漸不祭配林盧植注曰配林小山林麓配泰山者也謂諸侯不郊天泰山巡省所考五嶽之宗故有事將祀之先即其漸天子則否矣泰山廟在博縣風俗通曰博縣十月祀岱宗名曰合凍十二月涸凍正月解東太守絜齋親自執事作肺廣一尺長五寸既祀訖取泰山君夫人坐前脯三十朐太守拜章縣次驛馬傳送雒陽

三十二年正月上齋夜讀河圖會昌符曰赤劉之九會命岱宗不慎克用何益於承誠善用之姦僞不萌感此文乃詔松等復案索河雒讖文言九世封禪事者松等列奏乃許焉東觀書曰羣臣奏言登封告成爲民報德百王所同陛下輒拒絕不許臣下不敢頌功述德業河雒讖書亦漢九世當巡封泰山凡三十六事傳奏左帷陛下遂以仲月令辰遵岱嶽之正禮奉圖雒之明文以和靈瑞以爲兆民上曰至泰山乃復議國家德薄災異仍至圖讖蓋如此

初孝武帝欲求神仙以扶方者言黃帝由封禪而後僊於是欲封禪封禪不常時人莫知元封

元年上以方士言作封禪器以示羣儒多言不合古於是罷諸儒不用三月上東上泰山郭璞注山海經曰泰山從山下至頤四十八里二百步乃上石立之泰山顛風俗通曰石高二丈一尺刻之曰事天以禮立身以義事父以孝成民以仁四海之內莫不爲郡縣四夷八蠻咸來貢職與天无極人民蕃息天祿永得遂東巡海上求僊人無所見而還四月封泰山風俗通曰封廣丈二尺高九尺下有玉牒書也恐所施用非是乃祕其事語在漢書郊祀志東觀書曰上至泰山有司復奏河雒圖記表章赤漢九世九著明者前後凡三十六事與博士充等議以爲殷統未絕黎庶繼命高宗久勞猶爲中興武王因父受命之列據三代郊天因孔子甚美其功後世謂之聖王漢統中絕王莽盜位一民莫非其臣尽土靡不其有宗廟不祀十有八年陛下無十室之資奮振於四大除殘去賊興復祖宗集就天下海內治平夷狄慕義功德盛於高宗宣王宜封禪爲百姓祈福請親定刻石紀號文太常奏儀制詔曰許昔小白欲封夷吾難之季氏欲旅仲尼非焉蓋齊諸侯季氏大夫皆無事於泰山今予末小子巡發封禪德薄而在重則以喜一則以懼喜於得承鴻業帝堯善及子孫之餘賞蓋應圖錄當得是當懼於過差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爲議者所誘近後世知吾罪深矣上許梁松等奏乃求元封時封禪故事議封禪所施用有司奏當用方石再累置壇中皆方五尺厚一尺用玉牒書藏方石牒厚五寸長尺三寸廣五寸有玉檢又用石檢十枚列於石傍東西各三南北各二皆長三尺廣一尺厚七寸檢中刻三處深四寸方五寸有蓋檢用金縷五周以水銀和金以爲泥玉璽一方寸二分一枚方五寸方石四角又有距石皆再累枚長

一丈厚一尺廣二尺皆在圓壇上其下用距石十八枚皆高三尺厚一尺廣二尺如小碑環壇立之去壇三步距石下皆有石跗入地四尺又用石碑高九尺廣三尺五寸厚尺二寸立壇丙地去壇三丈以上以刻書上以用石功難又欲及二月封故詔松欲因故封石空檢更加封而已欲及二月者虞書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范甯曰巡狩者巡行諸侯所守二月直卯故以東巡狩也祭山曰燔柴積柴加牲於其上而燔之也松上跡乎之以爲登封之禮告功皇天垂後無窮以爲萬民也承天之敬尤宜章明奉圖書之瑞尤宜顯著今因舊封竄寄玉牒故

石下恐非重命之義受命中興宜當特異以明天意遂使泰山郡及魯趣石工宜取完青石無必五色時以印工不能刻玉牒欲用丹漆書之會求得能刻玉者遂書書祕刻方石中命容玉牒二月上至奉高應劭漢官馬第伯封禪儀記曰車駕正月二十八日發雒陽宮二月九日到魯遣守謁者郭堅伯將徒五百人治泰山道十日魯遣宗室諸刘及孔氏瑕丘下氏上壽受賜告詔孔氏宅賜酒肉十一日發十二日宿奉高是日遣虎賁郎將先上山三案行還益治道徒千人十五日始齋因家居太守府舍諸王居府中諸侯在縣庭中齋諸卿校尉將軍大夫黃門郎百官及宋公衛公褒成侯東方諸侯雒中小侯齋城外汶水上太尉太常齋山虞馬第伯白云某等七十人先之山虞觀祭山壇及故明堂宮郎官等郊肆處入其幕府觀治石石二枚狀博平圓九尺此壇上石也其一石武帝時石也時用五車不能上也因置山下爲屋號五車石四維距石長丈二廣二尺厚尺坐所四枚檢石長三尺廣六

寸狀如封篋長檢十枚一紀號石高丈二尺廣三尺厚尺二寸名曰立石一枚刻文字紀功德是朝上山騎行往往道峻峭不騎步牽馬作步作騎且相半至中觀留馬去平地二十里南向極望無不覩仰望天關如從谷底仰觀於峯其為高也依視浮雲甘峻也石壁宜篠遥望其人端如行杖或為白石或雪久之白者稍過樹乃知是人也眯不可上四布僵卧石上有頃後蘇亦賴酒脯數數有泉水日輒為之明復勉強相將行到天關自以已至也問道中人言尚十餘里其道旁山脅大者廣八九尺狹者五六尺仰視巖石松樹鬱鬱蒼蒼若在雲中俛視谿谷碌碌不可見寸尺道至天門之下仰視天門窓遠如從穴中視天直上十里賴其羊腸逶迤名曰環道往往有絙索可得而登也兩從者扶杖前人相牽後人見前人屐底後人見後人頂如畫重累人突所謂磬折捫石捫天之難也初上此道行十餘步一休稍疲悶辰昏燃五六步一休蹀躞據頓地不避濕暗前有煇地自視而兩脚不隨早食上晡後到天門郭使者得銅物銅物形狀如鍾又方柄有孔莫能識也疑封禪具也得之者故南召陵人姓陽名通東上一里餘得木甲木甲者武帝時神也東北百餘步得封禪壇方二十餘步得土垂圓臺高九尺方圓三丈所有兩陛人不得從上從東陛上臺上有壇方一丈一尺所上有方石四維有副石四面有關鄉壇一卅拜謁人多置錢物壇上亦不掃除國人上見之則詔書所謂酢梨酸棗狼藉散錢處處數百帝封禪至泰山下未及上百官為先上跪拜置梨棗錢下道以求福即此也東山名曰日觀日觀者雞一鳴時見日始欲出長三丈所奉觀者望見長安吳觀者望見會稽周觀者望見齊西北有石室壇以南有玉盤中有玉龜山南有神泉飲之極佳美利人日入下去行數環日暮時頗雨不見其道一人居其前先知路有人乃舉足隨之比至天門下夜人定矣

遣侍御史與蘭臺令史將工先上山刻石文曰維建武三十有二年二月皇帝東巡符至于岱宗柴

風俗通曰岱者胎也萬物之始陰陽之交觸石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天下雅泰山平故為五嶽之長耳

望秩於山川　孔安国書注曰九州名山大川五嶽四瀆之屬皆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小者或卿大夫伯子男

遂覲東后從臣太尉憙行司徒事特進高密

矣

孔安国曰羣神謂丘陵墳衍古之聖賢皆祭之也五嶽視

侯禹等漢賓二王之後在位孔子之後褒成侯
序在東方番王十二咸來助祭河圖赤伏符曰
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鬬野四七之際
火爲主河圖會昌符曰赤帝九世巡省得中治
平則封誠合帝道孔矩則天文靈出地祇瑞興
帝劉之九會命佐宗誠善用之姦僞不萌赤漢
德興九世會昌巡佐皆當天地扶九崇經之常
漢大興之道在九世之王封于泰山刻石著紀
禪于梁父退省考五河圖合古篇曰帝劉之季
九名之世帝行德封刻政河圖提劉予曰九世

之帝方明聖持衡拒九州平天下予雒書甄曜
度曰赤三德昌九世會修符合帝際勉刻封孝
經鉤命決曰予誰行赤劉用帝三建孝九會修
專茲竭行封佐青河雒命佐經讖所傳昔在帝
堯聰明密微讓與舜庶後裔握機主莽以舅后
之家三司鼎足冢宰之權勢依託周公罹光輔
幼歸政之義遂以篡叛僭號自立宗廟隳壞社
稷喪亡不得血食十有八年揚徐青三州首亂
兵革橫行延及荊州豪傑并兼百里屯聚往往
僭號北夷作寇千里無煙無雞鳴狗吠之聲皇

天睠顧皇帝以匹庶受命中興年二十八載興兵起是以中次誅討十有餘年罪人則斯得黎庶得居爾田安爾宅書同文車同軌人同倫舟輿所通人迹所至靡不貢職建明堂立辟雍起靈臺設痒序同律度量衡孔安國書注曰同陰律也度丈尺量斗斛衡斤兩也修五禮孔安國曰公侯伯子男朝聘之禮范甯曰世云賓軍嘉也五玉范甯曰五等諸侯之瑞珪璧也三帛孔安國曰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范甯曰文纁黃三孤所執二牲范甯曰羔鴈也卿執羔大夫執鴈一死唯之上則執贄范甯曰揔謂上所執之以為贄者也吏各修職復于舊典在位三十有二年年六十二乾乾日昊不敢荒寧涉危歷險親巡黎充恭肅神祇惠恤耆老理庶遵古聰允明恕皇帝唯慎河圖雒書正文是月辛卯柴登封泰山甲午禪于梁陰以承靈瑞以為兆民永茲一宇垂于後昆百寮從臣郡守師丑咸蒙祉福永永無極秦相李斯燔詩書樂崩禮壞建武元年已前文書散亡舊典不具不能明經文以章句細微相況八十一卷明者為驗又其十卷皆不照晳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後有聖人正失誤刻石記封禪儀曰車駕十九日之山虞國家居亭百官布野此日山上雲集成宮闕百官並見之二十一日久牲命白氣廣一丈東南極望致濃厚時天清和之差瑞命篇代山嶽之瑞以曰為應也二十二日辛

卯晨燎祭天於泰山下南方羣神皆從用樂如南郊封禪儀曰晨祭也曰高云又所燔燎燔燎煙正北也諸王王者後二公孔子後襃成君皆助祭位事也封禪儀曰百官各以次上郡儲輦三百爲貴臣諸公王侯卿大夫百官皆歹上少用輦輦者王寶周礼注曰對蠱曰輦事畢將升封或曰泰山雖已從食於柴祭今親升告功宜有禮祭於是使謁者以一特牲於常祠泰山處告祠泰山如親耕貙劉先祠先農先虞故事至食時御輦升山封禪儀曰國蒙御首輦人輓荒山至中觀休須臾復上日中後到山上更衣封禪儀曰須臾羣臣畢就行早晡時即位于壇北面羣臣以次陳後西上畢秬升壇封禪儀曰國家臺上北面虎賁陛戟臺下尚書令奉玉牒檢皇帝以寸二分璽親封之訖太常命人發壇上石封禪儀曰騶騎三十餘人發壇上方石尚書令藏玉牒已復石覆訖尚書令以五寸印封石檢封禪儀曰以金爲繩以石三檢東方西方各三檢檢中石泥及壇土色赤白黑各依如其方色事畢皇帝再拜羣臣稱萬歲封禪儀曰稱萬歲音動山谷有氣屬天遙望不見山巔山巔人在氣中不知也命人立所刻石碑乃復道下封禪儀曰封畢有項詔百官以次下國家隨後數百人維持行相逢惟百官連延二十餘里道遁小深谿高岸數百丈步從匍匐邪上起近炬火止亦駝驛步從觸擊大石石聲正讙但讙石元相應和者賜不能已口不能默夜半後到百官明旦乃訖其中老者氣劣不行正卧巖石下明日太醫令復遵問起居國家云昨上下山欲行迫前人欲休則後人所蹈道峻危險恐不能度国家不勞百官已下露卧水飲無一人蹉跌無一人疾病豈非天邪泰山率多暴雨如今上直下柴祭封登清晏温和明日上壽賜百官省事事畢發暮宿奉高三十里明日發至梁甫九十里夕往二

十五日甲午禪祭地于梁陰以高后配山川羣神從如元始中北郊故事服虔曰禪廣土地項威曰除地爲墠後改墠曰禪神之矣封禪儀曰功效如彼天應如此羣臣上壽國家不聽四月己卯大赦天下以建武三十二年爲建武中元元年復博奉高嬴勿出元年租芻稾以吉日刻玉牒書函藏金匱璽印封之乙酉使太尉行事以特告至高廟尚書虞典曰歸格于藝祖用特太尉奉匱以告高廟藏于廟室西壁石室高主室之下奉宏曰夫天地者萬物之官府山川者雲雨之丘墟萬物生遂則官府之功大雲雨旌潤則丘墟之德厚故化治天下則功配於天地澤流一国則德台於山川是以主者經略必以天地爲本諸侯述戒必以山川爲主體而象之取其陶育禮而告之歸其宗本書曰東巡狩至于岱宗柴傳曰郊祀后稷以初農事夫巡狩觀化之富事所農撫民之定業猶絜誠殷薦以告昊天況創制改物人神易闢者乎夫揖讓受終必有至德於天下征伐革命則有大功於萬物是故王者初基則在封禪之事蓋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夫東方者萬物之所始山嶽者靈氣之所宅故求之物本必於其始取其所通必於所宅崇其壇場則謂之封明其代興則謂之禪然則封禪者王者開務之大禮也德不周洽不得輒議斯事功不弘濟不得髣髴斯禮曠代一有其道至高故白黃帝堯舜至三代各一得封禪未有中修其禮者也雖繼職之君時有功德此蓋率復舊業增修其前政不得仰齊造國同符改物者也夫神道貞一其用不煩天地易簡其禮尚質故藉用白茅貴其誠素器用陶匏取其易從然封禪之禮簡易可也若夫白函玉牒非天地之性也

後漢書志第七上

後漢書志第八

祭祀中

劉昭注補

北郊　明堂　辟雍

靈臺　迎氣　增祀

六宗　老子

是年初營北郊明堂

周禮考工記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室凡室二筵鄭玄曰明堂者明政教之堂周度以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周堂高九尺殷三尺則夏一尺矣相參之數也孝經援神契曰明堂上圓下方八窗四達布政之宮在国之陽晏子春秋曰明堂之制下之溫溫不能及也上之寒暑不能入也木工不鐫示民知節也呂氏春秋曰周明堂茅茨蒿柱土階三等以見儉節也前志武帝欲治明堂奉高宋明其制度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水圓宮垣為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名曰崑崙以拜禮上帝於是作明堂改上姓帶圖新論

曰天稱明故命曰明堂上圓法天下方法地八窓法八風四達法
四時九室法九州十二坐法十二月三十六戶法三十六雨七十
二牖法七十二風東京賦曰復廟重屋八達九房薛綜注曰八達
謂室有八窓也堂後有九室所以異於周制也王隆漢官儀曰是
古者清廟茅屋胡廣曰古之清廟以茅蓋屋所以示儉也今之明堂茅蓋之乃加瓦其上不忘古也辟雍
所以行礼樂宣德化也辟者象璧圓以法天也雍者壅也以水象教化流行也辟之為言積也積天下之道德雍之為言壅也壅地壅使欲使觀者平均也又欲言外圓內方明德當圓行當方也靈
臺未用事禮含文嘉曰礼天子靈臺所以觀天人之際陰陽
觀曰氣之所驗為万物獲福於無方之原招太極之清泉以齎稼穡之根含藁實知礼節衣食足知榮辱天子得靈臺之則五卓三
柱明制可行不失其常水泉川流無滯寒暑暴異之災陸澤山陵利盡費穫故東京賦曰左制辟雍右立靈臺薛綜注曰於之班教曰
明堂大合樂射饗者辟雍司歷記候節氣者曰靈臺蔡邕明堂論
曰明堂者天子太廟所以崇礼其祖以配上帝者也夏后氏曰世
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
玄堂中曰太室易曰離也者明也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
下鄉明而治後人君之位莫主於此焉故雖有王名而主以明堂也
其正中焉曰太廟譙周祭祀志曰太廟承天順時之令昭令德宗祀之礼明前功
而四孟月居焉官司備焉璧帛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萬象冀之
教之所由生專受作之所自來明一統也故言明堂事之大義之
深也取其宗祀之清貌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
尊崇矣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孚則曰太孚取其
其四面周水圓如璧則曰辟雍異名而同事其實一也春秋因魯
取宋之爲略則題之太廟以明聖王建清廟明堂之義劭曰取鄗
之命魯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於是戒懼而不敢易紀
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於是戒懼而不敢易紀
者所以太明教也以周清廟論曰魯太廟皆明堂也魯禘於周公
於太廟明堂猶周宗祀文王於清廟明堂也礼記禮弓曰王齊禘
於清廟明堂也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礼記明堂位曰太廟天
子曰明堂又曰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位以治天下朝諸侯於明
堂制礼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成王以周公為有勳勞於天下
命魯公世々祫祀周公於太廟以天子礼樂升歌清廟下管象舞
所以異魯於天下取周清廟之歌々於魯太廟明堂魯之廟猶周

清廟也昔所以昭文王周公之德以示子孫者也易傳太初篇曰文也禮記保傅篇曰帝入東序承師而問道帝入西序在中央曰太子天子之所自天子旦入東序晝入南序暮入西序在中央曰太子天子之所自入南序上齒而貴信入北序上貴而尊爵入太序承師而問道焉易傳同魏文侯孝經傳曰太序者中序明堂之位也禮記古大明堂之禮曰膳天是相禮曰中出南堂之禮曰膳天是相禮曰中出南闈見九侯門子曰側出西闈視五國之事曰闈出北闈視帝節獵爾雅曰宮中之門謂之闈王居明堂之禮又別陰陽門南門稱門西門稱闈故周官有門閽之序師氏教以三德守王門保氏教以六藝守王闈然則師氏居東門南門保氏居西門北門也知掌教國子與易傳保傅王居明堂之禮參相驗明為四序焉文王世子篇曰凡大合樂則遂養老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二老位焉春夏文王世子于戊秋冬文王世子于辛釋菜奠幣於東序凡祭與養老乙言合語之禮皆小異正詔之於東序又曰大司成論說在東序然則詔文皆在東序東序東之堂也文王世子記太子之有德於民者禮記太子志曰禮士大夫之子聖人養人養人祭于明堂其無位者祭於太學禮記昭穆篇曰祀先賢于西序所以教諸侯之德也即所以顯行國禮之處也太學明堂之東序也皆在明堂辟雍之內記曰明堂者所以明天氣統萬物明堂上通於天象曰辰故下十二官象日辰也水謂四周言王者動作法天地德廣及四海方此水也公羊曰詩雍王制曰天子出征執有罪反舍奠於學以訊馘告樂記曰武王伐殷為武王作也虎臣在泮獻馘獻京師也太室辟雍之中明堂太室也與諸侯洋宮俱獻馘焉即王制所謂以訊馘告者也禮記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孝經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言行孝者則曰太學故孝經合以為一義而稱鎬京之詩以明之凡此皆明堂太室辟雍大學事通合之義也其制度數各有所法堂方百四十四尺象四時十六尺乾之策也太廟明堂太室方三十六丈通天屋經九丈陰陽九六之變日圓蓋方載六九之道也八闥以象八卦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宮以應辰三十六戶十二牖以四戶八牖乘九室之數也戶皆外設而不閉示天下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黃鍾九九而實也二十八柱列於四方亦七宿之象也堂高三丈亦應二十四氣四周以水象四海王者之大禮也

園上薄太后尊號曰高皇后當配地郊高廟語在光武紀

表宏紀曰夫越人而臧否者非憎於彼也親戚而加善惡之地殊故父私之心異也聖人知

其如此故明彼此之理開公私之塗則隱諱之義著而親尊之道長矣古之人以為先君之亂猶今君之亂推近以知遠則先後義鈞也而兄彰其大惡以為貶黜者乎

北郊在雒陽城北四里為方壇四陛

張璠記云城北六里袁山松書曰行夏之時放祭之日犧牲尚黑耳

三十三年正月辛未郊別祀地祇位南面西上高皇后配西面北上皆在壇上地理群神從食皆在壇下如元始中故事中嶽在未四嶽各在其方孟辰之地中營內海在東四瀆河西濟北淮東江南他山川各如其方皆在外營內四陛醊及中外營門封神如南郊地祇高后用犢各一頭五嶽共牛一頭海四瀆共牛一頭羣神共二頭奏樂亦如南郊既送神瘞俎實于壇北明帝即位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初祀五帝於明堂光武帝配

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故鄭玄曰上帝者天之別名神無二主故異其處避后稷也

五帝坐位堂上各處其方黃帝在未皆如南郊之位光武帝位在青帝之南少退西面牲各一犢奏樂如南郊卒事遂升靈臺以望雲物

杜預注傳曰雲物氣色災變也素察妖祥逆為之備

迎時氣五郊之兆自永平中以禮讖及月令有五郊迎氣服色因采元始中故事兆五郊于雒陽四方中兆在未壇皆三尺階無等立春之日迎春于東郊祭青帝句芒

月令章句曰東郊去邑八里因木數也

車旗服飾皆

青歌青陽八佾舞雲翹之舞及因賜文官大傅司徒以下縑各有差立夏之日迎夏于南郊祭赤帝祝融（月令章句曰南郊七里因火數也）車旗服飾皆赤歌朱明八佾舞雲翹之舞先立秋十八日迎黃靈于中兆祭黃帝后土（月令章句曰去邑五里因土數也）車旗服飾皆黃歌朱明八佾舞雲翹育命之舞（魏代繆襲議曰漢有雲翹育命之舞不知所出舊以祀天今可兼以雲翹祀圓丘兼以育命祀方澤）立秋之日迎秋于西郊祭白帝蓐收（月令章句曰西郊九里因金數也）車旗服飾皆白歌西皓八佾舞育命之舞使謁者以一特牲先祭先虞于壇有事天子入閒射牲以祭宗廟名曰貙劉語在禮儀志立冬之日迎冬于北郊祭黑帝玄冥（月令章句曰北郊六里因水數也）車旗服飾皆黑歌玄冥八佾舞育命之舞（獻帝起居注曰建安八年公卿迎氣北郊始復用八佾皇覽曰迎禮春夏秋冬之樂又順天道是故距冬至日四十六日則天子迎春於東堂距邦八里堂高八尺堂階二等青稅八乘旗旄尚青田車載矛號曰助天生唱之以角舞之以羽翟此迎春之樂也自春分數四十六日則天子迎夏於南堂距邦七里堂高七尺堂階二等赤稅七乘旗旄尚赤田車載戟號曰助天養唱之以徵舞之以鼓鞉此迎夏之樂也自夏至數四十六日則天子迎秋於西堂距邦九里堂高九尺堂階九等白稅九乘旗旄尚白田車載兵號曰助天收唱之以商舞之以干戚此迎秋之樂也自秋分數四十六日則天子迎冬於北堂距邦六里堂高六尺堂階六等黑稅六乘旗旄尚里田車載甲鎧人號曰助天誅唱之以羽舞之以干戈此迎冬之樂也）

章帝即位元和二年正月詔曰山川百神應祀者未盡其議增修羣祀宜享祀者（東觀書詔曰經稱秩元祀咸秩無文祭法

功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傳曰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又曰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孝文十二年今日比年五穀不登欲有以增諸神之祀王制曰山川神祇有不學者爲不敬今恐山川百神應典祀者尚未盡秩其議增修羣祀宜享祀者以祈豐年以致嘉福以蕃兆民詩不云乎懷柔百神及河喬嶽有年報功不私幸望豈嫌同辭其義一焉

二月上東巡狩將至泰山道使使者奉一太牢祠帝堯於濟陰成陽靈臺上至泰山修光武山南壇兆辛未柴祭天地羣神如故事壬申宗祀五帝於孝武所作汶上明堂光武帝配如雒陽明堂祀癸酉更告祀高祖太宗世宗中宗世祖顯宗於明堂各一太牢卒事遂觀東后饗賜王侯羣臣因行郡國幸魯祠東海恭王及孔子七十二弟子漢晉春秋曰闕里者仲尼之故宅也在魯城中帝升廟西面羣臣中庭北面皆再拜帝進爵而後坐東觀書曰祠禮畢命儒者論難

四月還京都庚申告至祠高廟世祖各一特牛又爲靈臺十二門作詩各以其月祀而奏之和帝無所增改

安帝即位元初六年以尚書歐陽家說謂六宗者在天地四方之中爲上下四方之宗以元始中故事謂六宗易六子之氣日月雷公風伯山澤者爲非是三月庚辰初更立六宗祀於雒陽西北戌亥之地禮比太社也月令孟冬祈于天宗盧植注曰天宗六宗之神李氏家書曰司空李郃侍祠南郊不

見六宗祠奏曰案尚書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六宗者上不及天
下不及地傍不及四方在六合之中助陰陽化成萬物漢初甘泉
汾陰天地亦禋六宗孝成之時匡衡奏立南北郊祀復祠六宗及
王莽謂六宗易六子也建武都雒陽制祀不道祭六宗由是廢不
血食今宜復舊制度制曰下公卿議五官將行弘等三十一人議
河祭大禹瀧寵雄等二十四人議不可當祭上從郎議由是遂祭
六宗六宗之義自伏生及乎後代各有不同今並抄集以證其論
云虞書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伏生馬融曰萬物非
天不覆非地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禋于
六宗此之謂者歐陽和伯高候建曰六宗上不謂天下不謂地傍
不謂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者也孔安國曰精意以享謂
之禋宗尊也所尊祭其化有六埋少牢于太昭祭時也祖迎於坎
壇祭寒暑也三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縈祭星也雩縈祭水旱
也禋于六宗此之謂也孔藂曰宰我問六宗於夫子夫子荅如安
國之說臣昭以此解若果共夫子所說則後儒無復紛然文秉案
經宗海宗河宗也鄭玄曰六宗星辰司中司命風伯雨師也星五
緯也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也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也風
師箕也雨師畢也晉武帝初司馬紹統表駁之曰臣以為帝在于
類則禋者非天山川瘞埋則海岱河宗猶包山則望伺秩焉伏

與郡國失其義也六合之間非制典所及六宗之數非一位之名
陰陽之說又非義也并五緯以為二等甲乙分文昌以為二等甲
辰風師雨師復特為位玄之失也安國案祭法為宗而除其天地
於上遍其四方於下取其中以為六宗四時寒暑日月衆星并水
旱所宗者入非但六也傳曰山川之神則水旱蕭疫之災於是乎
榮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榮之又曰龍見
而雩如此榮者祀日月星辰山川之名雩者周人四月祭天求雨
之禮也雪霜之災非大榮之所禳祈周人之後說有虞之典故於學者未盡喻也且類于上帝即禮天也望
于山川榮所及也案周禮之吳天上帝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
雨師社稷五祀五嶽山林川澤四方百物又曰非五帝於四郊四
類四望亦如之無六宗之非祭法之祭天祭地祭時祭寒暑日月
星祭水旱祭四方及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皆是
有天下者祭百神非此族也不在行與復無六宗之文明六宗所
禮即祭法之所及周禮之所祀即典書之所宗不宜特復立六宗
之祀也春官大宗伯之職掌王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壁禮
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
玄璜禮北方天宗日月星辰寒暑之屬也地宗社稷五祀之屬也
四方之宗者四時五帝之屬也如此則羣神咸秩而無廢百禮備
修而不濟於理鴻通幽州秀才張肆又上疏曰禋於六宗望山

所舉者六也何以考之周禮及禮記王制天子將出類于上帝宜
於社造于禰巡狩四方觀諸侯歸格於祖禰用特亮典亦曰肆類
二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班瑞于羣后肆覲東后時
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巡狩一歲以周爾乃歸格于藝祖用特亮
以尚書與禮王制同事義符契相合禋于六宗即三昭三穆也若
廟也文祖之廟六宗即三昭三穆也若始十家之說既各異義上
下違背且汎乎祖之禮考之祀典尊卑失序若但類于上帝不禋
祖禰而行去時不告歸何以格以此推之較然可知也禮書之祀
記曰夫政必本於天殽以降命降于社之謂殺地降於祖廟之
謂仁義降於山川之謂興作降於五祀之謂制度又曰祭帝於郊
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祭祖於廟所以本仁也
山川所以儐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又曰禮行於郊而百神受
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
五祀而正法則焉故自郊社祖廟五祀義之修而禮之藏也凡此
皆孔子所以祖述堯舜紀三代之教著在祀典首尾相證皆先天
地次祖宗而後山川羣神百故禮祭法曰七代之所更變者禘郊
宗祖明堂受終文祖之廟寧斯幾考十政審已天命之定遂上郊
朝當義合典則周公其人也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
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祀也若其位攝其事
郊天地供羣神之禮巡狩天下而後其祖宗恐非有虧之志也五

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皆以秩升先儒之說而以水旱風雨先五嶽
四瀆後祖考而次上帝錯於肆類而亂祀典臣以十一家皆非也
太學博士吳商以為禋之言煙也煙而報陽非祭宗廟之名也鄭
禮禋祀昊天神也曰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凡八而曰月并
從郊故其餘為六宗也以書禋于六宗與周禮事相符依據以為
說也且文昌雖有大體而星名異其曰不同故隨事祭之而言文
昌七星不得偏祭其第四第五此為周禮復不知文昌之體而又
妄引以為司中司命其卑二星既不係於辰且同是隨事而祭之
例又元嬉所係者范甯注虞書曰考觀衆議各有說難鄭氏證
據最許是以附之案六宗衆議未知孰是太社奠之揔五為一則成六六為
地數推校經句關無地祭則祭地臣昭曰六宗紛紜衆釋互起音無全通亦難偏折歷殫碩儒終
莫提正康成見宗是多附焉孟喜京房說六宗天地四時及水火
備乎籍以為祭祀之敬莫大天地名山所求臣昭謂虞喜以祭地近
又不通禋更成疑昧尋虞書所稱肆類于上帝是祭天天不言天
而曰上帝帝是天神之極舉帝則天神斯盡日月星辰從何知也
禋於六宗是實祭地地不言地而曰六宗是地數之中舉中是以
該數社稷等祀從可知也天稱神上地表數中仰觀俯察所以為

異宗者崇尊之稱斯亦盡敬之謂也禋也者埋祭之言也實瘞堙之異稱非周煙之祭也夫置宇涉神必以今之示令之示即古之神所以社稷諸字莫不以神為體虞書不同祀名斯隔周禮改煙音形兩異虞書改士正元祭義此焉非疑以為可了豈六置宗更為傍祭乎風俗通曰周禮以為槱燎祀司命司命文昌上六星也槱者積薪燔柴也今民猶祠司命耳刻木長尺二寸為人像行者署饌中居者別作小居齋地大尊重之汝南諸郡亦多有者皆祀以雅幸以春秋之月

延光三年上東巡狩至泰山柴祭及祠汶上明堂如元和三年故事順帝即位修奉常祀

桓帝即位十八年好神僊事延熹八年初使中常侍之陳國苦縣祠老子九年親祠老子於濯龍文罽為壇飾淳金釦器設華蓋之坐用郊天樂也

後漢書志第八

後漢書志第九

祭祀下

劉昭注補

宗廟　社稷　靈星

先農　迎春

光武帝建武二年正月立高廟于雒陽漢舊儀曰故孝武廟古今注曰於雒陽校官立之四時祫祀高帝為太祖文帝為太宗武帝為世宗如舊餘帝四時春以正月夏以四月秋以七月冬以十月及臘一歲五祀三年正月立親廟雒陽祀父南頓君以上至春陵節侯時寇賊未夷方務征伐祀儀未設至十九年盜賊討除戎

事著息於是五官中郎將張純與太僕朱浮奏議
禮爲人子事大宗降其私親禮之設施不授之與
自得之異意當除今親廟四孝宣皇帝以孫後祖
爲父立廟於奉明曰皇考廟獨群臣侍祠願下有
司議先帝四廟當代親廟者及皇考廟事下公卿
博士議郎大司徒涉等議宜奉所代立平帝哀帝
成帝元帝廟代今親廟兄弟以下使有司祠宜爲
南頓君立皇考廟祭上至舂陵節侯群臣奉祠時
議有異不著上可涉等議詔曰以宗廟處所未定
且祫祭高廟其成哀平且祠祭長安故高廟其南

南陽舂陵歲時各且因故園廟祭祀（古今注曰建武十八年七月使中郎將取舊庐稻田）園廟云太守治所遠者在所令長行太
守事侍祠（如淳曰宗廟在章陵南陽太守稱使者往祭不使侯王祭者諸侯不得祖天子凡臨祭宗廟皆爲侍祠）
惟孝宣帝有功德其上尊號曰中宗於是雒陽
高廟四時加祭孝宣孝元凡五帝其西廟成哀平
三帝主四時祭於故高廟東廟京兆尹侍祠冠衣
車服如太常祠陵廟之禮南頓君以上至節侯皆
就園廟南頓君稱皇考廟鉅鹿都尉稱皇祖考廟
鬱林太守稱皇曾祖考廟節侯稱皇高祖考廟在
所郡縣侍祠二十六年有詔問張純禘祫之禮不

施行幾年純奏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太祖五年再殷祭舊制三年一祫毀廟主合食高廟存廟主未嘗合元始五年始行禘禮父爲昭南嚮子爲穆北嚮父子不並坐而孫從王父決疑要注曰凡昭穆父南面故曰昭昭明也子北面故曰穆穆順也始祖特於北其後以次夾始祖而南昭在西穆在東相對禘之爲言諦諦諟昭穆尊卑之義以夏四月陽氣在上陰氣在下故正尊卑之義祫以冬十月五穀成熟故骨肉合飲食祖宗廟未定且合祭今宜以時定語在純傳上難復立廟遂以合祭高廟爲常後以三年冬祫五年夏禘之時但就陳祭毀廟主而已謂之殷太祖東面惠文武元帝爲昭景宣帝爲穆惠景昭三帝非殷祭時不祭漢舊儀曰宗廟三年大祫祭子孫諸帝以昭穆坐於高廟諸廟神皆合食設左右坐高祖南面幄繡帳望堂上西北隅帳中坐長一丈廣六尺繡綱厚一尺著之以絮四百斤曲几黃金釦器高后右坐亦幄帳却六寸白銀釦器每牢中分之左辨上帝右辨上后俎餘委肉積於前數千斤名曰惟俎子爲昭孫爲穆昭西面曲屏風穆東面皆曲几如高祖饌陳其右各配其左坐如祖妣之法太常導皇帝入北門羣臣陪者皆牽手班辟抑首伏大鴻臚大行令九儐傳曰起復位而皇帝上堂鹽侍中以巾奉觶酒從帝進拜謁贊饗曰嗣曾孫皇帝敬再拜前上酒却行至昭穆之坐次上酒子爲昭孫爲穆各父子相對也畢却西面坐坐如乘輿坐贊饗奉高祖賜壽皇帝起再拜即席以太牢之左辨賜皇帝如祠其夜半入行礼平明上九卮畢羣臣皆拜因賜昨皇帝出即更立下詔罷當從者奉承丁孚漢儀有桓帝祠恭懷皇后祝文曰孝曾孫皇帝志使有司臣太常撫夙興夜處小心畏忌不墮其身一不寧敢用絜性一元大武柔毛剛鬣商祭明視薌其嘉薦普淖鹹鹺豐本明粢醪用薦酎事于恭懷皇后尚饗嘏辭賜皇帝

福恭攄皇命上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尔孝曾孫皇帝使尔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介尔景福俾守尔祀勿替引之大常所拜太牢左辨以致享帝

中興更爲起廟尊號曰世祖廟

光武皇帝崩明帝即位以光武帝撥亂

功之義後嗣遵儉不復改立毀皆藏主其中聖明所制一王之法也自執事之吏下至学士莫能知其所以兩廟之意誠宜具錄本事建武乙未元和丙寅詔書下宗廟儀及齋令宜入郊祀志永爲典式東觀書曰永平三年八月丁卯公卿奉議世祖廟登歌八佾舞功名東平王蒼議以爲漢制舊典宗廟各奏其樂不皆相襲以明功德奏爲無道理賊百姓高皇帝受命誅暴元元各得其所萬国咸悦作武德之舞奉文皇帝配孝景皇帝制昭德之舞奉武皇帝功德茂盛威震海外開地置郡傳之無窮孝宣皇帝制盛德之舞奉光武皇帝受命中興撥乱反正武暢方外震服百蛮戎狄奉貢宇内治平登封告成修建三雍脩穆典祀功德巍巍比隆前代以所以象功世祖廟樂名宜曰大武之舞元命包曰緑文地之所雒以爲之文典文王之時民樂其樂鈐曰有帝嚳出德洽仁雒舞名舞叫圖徵曰大樂以易詩頌曰於皇武王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言武王能成其德也一章成篇宜列德故廟一章也謹書曰百官功登御者章科四向依書及姑五門武德昭其修之舞節洽益前後宜之八佾之數十四節爲舞曲副月令始王行大典之舞如故以備武德舞歌詩曰於穆世廟雖遵儉制來寧猶立三雍由禪泰山章明圖讖故唐之文休矣惟德開射協同本支百世永保厥功詔書曰蹕騶清蹕軍議可進武德之舞如故

以元帝於光武爲穆故

雖非宗不毀也後遂爲常明帝臨終遺詔遵儉無

起寢廟藏主於世祖廟更衣有小別上尊號曰顯宗廟閒祠於更衣四時

合祭於世祖廟語在章紀東觀書曰章帝初即位嗚東平憲王蒼書曰臨夙夜伏思念先帝即位九德對於八政樂謙克已終始之度比放二宗誠有其美今遵遡詔誠不起寢廟臣子惟於更衣猶宜有所宗之號以克配功德宗廟至重朕幼無知痛寐憂懼先帝每有著述興造之事未嘗不延問王以安之以順中願王悉明奧乃敢安之公卿

議駁今皆并送及有可以持危扶顛宜勿隱思有所承公無困哉
太尉意等奏礼祖有功宗有德孝明皇帝功德茂盛宜上尊號曰
顯宗四時祫食於世祖廟如孝文皇帝在高廟之礼奏武德文始
五行之舞蒼上言昔者孝文廟樂曰昭德之舞孝武廟樂曰盛德
之舞今皆祫食於高廟昭德盛德之舞不進與高廟同樂今孝明
皇帝主在世祖廟當同樂盛德之樂無所施如自立廟當作舞樂
者不當與世祖廟盛德之舞同名即不改作舞樂當進武德之舞
臣愚戇鄙陋廟堂之論誠非所當聞所宜言陛下躰純德之妙奮
至謙之意猥歸美於載列之臣故不敢隱蔽愚情披露腹心誠知
愚鄙之言不可以仰四門賓于之議伏惟陛下以至德當成康之
隆天下乂安刑措之時也百姓盛歌元首之德股肱貞良庶事寧
康臣欽仰聖化嘉羨盛德危顛之備非所宜称上復報曰有司奏
上尊號曰顯宗藏主更衣不敢違詔祫食世祖廟樂皆如王議以
正月十八日始祠仰見榱桷俯視几筵眇眇小子哀懼戰慄無所
奉承愛而勞之所望於王也謝沈書曰上以公卿所奏明德皇后
在世祖廟坐位駁議示蒼上言文武宣元祖祫食高廟皆以配先
帝所制典法設張大雅曰昭哉來御慎其祖武又曰不愆不忘
帥由舊章明德皇后宜配孝明皇帝於世祖廟同席而供饌章
帝臨崩遺詔無起寢廟廟如先帝故事和帝即位

不敢違上尊號曰肅宗後帝承尊皆藏主于世祖
廟既多無別是後顯宗但為陵寢之號永元中和
帝追尊其母梁貴人曰恭懷皇后陵以竇后配食
章帝恭懷后別就陵寢祭之和帝崩上尊號曰穆
宗殤帝生三百餘日而崩鄧太后攝政以尚嬰孫
故不列于廟就陵寢祭之而已安帝以清河孝王
子即位建光元年追尊其祖母宋貴人曰敬隱后
陵曰敬北陵亦就陵寢祭太常領如西陵追尊父
清河孝王曰孝德皇母曰孝德后清河嗣王奉祭
而已安帝以讒害大臣廢太子及崩無上宗之奏

後以自建武以來無毀者故遂常祭因以其陵號稱恭宗順帝即位追尊其母曰恭愍后陵曰恭北陵就陵寢祭如敬北陵順帝崩上尊號曰敬宗東觀書曰有司奏言孝順皇帝弘秉聖哲龍興統業稽乾則古欽奉鴻烈寬裕晏晏宣恩以極躬自菲薄以崇玄默遺詔貽約顧念万国衣無製新玩好不飾瑩陵損狹不起寢廟遵履前制敬勅慎終有始有卒孝經曰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臣請上尊號曰敬宗廟天子出出獻奉藏主祫祭進武德之舞如祖宗故事露布奏可沖質帝皆小崩梁太后攝政以殤帝故事就陵寢祭凡祠廟訖三公分祭之桓帝以河間孝王孫蠡吾侯即位亦追尊祖考王國奉祀語在章和八王傳帝崩上尊號曰威宗無嗣靈帝以河間孝王曾孫解犢侯即位亦追尊祖考語在章和八王傳靈帝時京都四時所祭高廟五主世祖廟七主少帝三陵追尊后三陵凡牲用十八太牢皆有副倅故高廟三主親毀之後亦但殷祭之歲奉祠決疑要注曰毀廟主藏廟外户之外西牖之中有石函名曰宗柘函中有笥以盛主親盡則廟毀毀廟之主藏于始祖之廟一世爲祧祧猶四時祭之二世爲壇三世爲墠四世爲鬼祫乃祭之有禱亦祭之祫於始祖之廟禱則迎主出陳於壇墠而祭之事訖還藏故室迎送皆蹕祀也靈帝崩獻帝即位初平中相國董卓左中郎將蔡邕等以和帝以下功德無殊而有過差不應爲宗及餘非宗者追尊三后皆奏毀之袁山松書載邕議曰漢承亡秦滅學之後宗廟之制不用周祀每帝即位世輒立一廟不止於七不列昭穆不定迭毀元皇帝時丞相匡衡御史大夫貢禹始建大議請依典礼孝文孝武孝宣皆

以功德茂盛爲宗不毀孝宣尊崇孝武歷稱世宗中正大臣夏侯勝等猶執異議不應爲宗至孝成皇帝議猶不定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據不可毀上從其議古人據止重順不敢私其君若此其至也後遭王莽之乱光武皇帝受命中興廟祢世祖孝明皇帝聖德聰明政參文宣廟稱顯宗孝章皇帝至孝烝烝仁恩博大廟祢肅宗皆方前世得礼之宜自此以下政事多釁權移臣下嗣帝殷勤各欲褒崇至親而已臣下懦弱莫能執夏侯之直今聖朝尊古復礼以求厥中誠合礼議元帝世在第八光武世在第九故以元帝爲考廟尊而奉之孝明遵述亦不敢毀孝和以下穆宗威宗之號皆省去五年而再殷合食于太祖以遵先典議遂施行

四時所祭高廟一祖二宗及近帝四凡七帝古不墓祭漢諸陵皆有園寢承秦所爲也說者以爲古宗廟前制廟後制寢以象人之居前有朝後有寢也月令有先薦寢廟詩稱寢廟弈弈言相通也廟以藏主以四時祭寢有衣冠几杖象生之真以薦新物秦始出寢起於墓側漢因而弗改故陵上稱寢殿起居衣服象生人之具古寢之意也建武以來關西諸陵以轉久遠但四時特牲祠帝每幸長安謁諸陵乃太牢祠自雒陽諸陵至靈帝皆以晦望二十四氣伏臘及四時祠廟日上飯太官送用物園令食監典省其親陵所宮人隨鼓漏理被枕具盥水陳嚴具蔡邕表志曰宗廟迭毀議奏国家體班固錄漢書及置韋賢傳末臣以聞胡廣廣以爲實宜在郊祀志去中鬼神仙道之語取賢傳宗廟事寘其中既合孝明旨又使祀事以類相從臣昭曰国史明乎得失者也至如孝武皇帝淫祀妄祭舉天下而從焉疲耗蒼生費散国畜後王深戒來世宜懲亢之所取於焉斯允不先宗廟誠如廣論悉去仙道未或易罔也

建武二年立太社稷于雒陽在宗廟之右馬融周礼注曰社稷

在右宗廟在左或曰王者五社太社在中門之外惟松東社八里惟柏西社九里惟栗南社七里惟梓北社六里惟槐祀郊特牲曰社祭土而主陰氣也王肅注曰五行之主也能吐生百穀者也焉昭曰列爲五官直一行之名耳自不專主陰氣陰氣地可以爲之主曰五行之主也若社則爲五行之主何復言社稷五祀乎土自列於五祀社亦自復有祀不得同也昭又曰土地同也焉得有二書曰禹敷土又曰句龍能平九土九二九州之土地官是五行土官之名耳

方壇 白虎通曰春秋文義天子社廣五丈諸侯半之其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故將封東方諸侯取青土苴以白茅各取其面以爲封社明土謹敬絜淨也祭社有樂乎祀記曰樂之施於金石越於声音用於宗廟社稷獨斷曰天子太社封諸侯者取其土苴以白茅授之以立社其國故謂之受茅土漢興在皇子封爲王者得茅土其他功臣以戶數租入爲節不受茅土不立社也

無屋有牆門而已 禮記曰天子太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盧植曰謂無屋

二月八月及臘一歲三祠皆太牢具使有司祠 禮記曰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故教民美報焉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示本也盧植曰諸主祭以土地爲本也中霤其神后土即句龍也既祀於社又祀中霤古今注曰建武二十一年二月乙酉徙立社稷于東門內漢舊儀使者監祠南向立不拜也

孝經援神契曰社者土地之主也稷者五穀之長也 月令章句曰稷秋夏熟歷四時備陰陽穀之貴者

禮記及國語皆謂共工氏之子曰句龍爲后土官能平九土故祀以爲社烈山氏之子曰柱能植百穀疏自夏以上祀以爲稷至殷以柱久遠而堯時棄爲后稷亦植百穀故廢柱祀棄爲稷 案前志立官社以夏爲配王莽奏立官稷后稷配也

大司農鄭玄說古者官有大功則配食其神故句龍配食於社棄配食於稷 白虎通曰王者所以有社稷何爲天下求福報功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土地廣博不可徧敬五穀衆多不可一一而祭故封土立社示有土也稷五穀之長故立稷而祭之也稷者得陰陽中和之氣而用又多故稷爲長也歲再祭之何春求秋報也祭社稷以三

牲重功也天子社稷皆太牢諸侯社稷皆少牢王者諸侯以德
兩社何限有士之君也故礼三正記曰王者二社為天下立社曰
太社自為立社曰王社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国社自為立社曰侯
社太社為天下報功王社為京師報功也孔晁云周祀一社一稷
漢文親初亦一社至景帝初中乃立帝社二社則千今是祀而後諸儒論之其文衆矣

郡縣置社稷

太守令長侍祠牲用羊豕唯州所治有社無稷以
其使官古者師行平有載社主不載稷也自漢諸儒論句龍即
昇仕下戍云共配其後世果後荀彧問仲長統以社所祭者何神
也統曰所祭者土神也侍中鄧義以為不然而難之彧令統答焉
統答曰以義曰前代大事祇升冬祭思薄有所因則既行可謂辭而不可已者也也有經綸之義聯有同異之辭師古建国立家通志斷類也意則欲廣其微以宗實備
其論以水其先難而後易曰社祭土主陰氣正
所謂句龍也鄧義又連體有本末辭有上下謂之不錯不可得乳
今記之言社稷與外連體有本末辭有上下謂之不錯不可得乳
運曰攻必本於一殺以降命降于社之謂殺此參於天地並於

鬼神又曰祭帝於郊所以神天而親地家主中雷國主社示本也祖所以列地利也郊特牲曰社所以神地之道也載鳥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
天而親地家主中雷國主社示本也祖所以列地利也郊特牲
以為句龍撫乃失歟難曰信而此所言土尊故以為首柱於上宗伯之
體所當列上下之叙上句當言天神地祇人鬼何反先人而後地上
如此至下何以獨不可而云社非句龍當為地　晉曰此形成誓体文
自上来之句言之耳豈足
獨摘出社稷以為但句龍有
烈山氏之子烈非其本意也案記言社主各指其体今
而云何得之為句龍則傳雖言社句龍為社亦何嫌反獨不可謂之配
食乎祭法曰周人禘嚳郊稷祖文王宗武王皆以為配食者若復可
謂之不祭天乎備書傳者則疑句龍未若文錯參任
敘其義以相承之為善也雖曰再特于郊牛者后稷配故也社于新邑
中一羊一豕一所以用二牲地明矣以官室新成改立社主
故告祖和行賞造社而行戮二主明皆入鬼入鬼故以告之必若前云
當言戮地主於齋車又當言用命賞于天不用命戮于地非具謂也所
以有死社稷之義者凡賜命不可不重擾經依傳虞無改悔各曰
不可棄捐苟免而去當死之也易曰龍為具社傳有見文今歌易神之
祖命尚食買明具徽祀圖大事不可不重擾經依傳虞無改悔各曰
第諱雖者天至尊萬物以為尊而社稷太帝者上於天為再報人事

以牢祭也社禮今亡并特之義未可得明也昭告之文皆於天地可獨人鬼此言則未敢取者也郊社之次天地之序也今使句龍載冒其名耦文於天以度言之不可謂安以土者人所依以國而最近者也故立以為守祀居則事之時軍則告之以行戮自順義也何為當平於社不言用命賞于天乎帝王兩儀之參宰中之英尊者也而盛一官之臣以為土之貴神置之宗廟之上接之禘郊之次俾守之者有死無失何聖人制法之參差用禮之偏頗具列在先王人臣之位其於四官爵侔班同比之司徒於數居二縱復人主者不同禮儀相變或有尊之則不過鄙若五卿之與冢宰此坐之上下行之先後耳不得同祖與社言俱坐處尊位也周禮為禮之經而禮記為禮之傳案經傳求索見文在於此矣鈞之兩者未知孰是去本神而不祭與聚句龍為土配比其輕重何謂為甚經有條例記有明義先儒未能正不可稱是鈞校典籍論本考始矯前易故不從常說不可謂非孟軻曰予豈好辯哉乃不得已也鄭司農之正北之謂也

國家亦有五祀之祭有司掌之其禮簡於社稷云五祀門戶井竈中霤也常昭曰古者穴居故名室中為中霤也

漢興八年有言周興而邑立后稷之祀於是高帝今天下立靈星祠[illegible]言祠后稷而謂之靈星者以后稷又配食星也舊說星謂天田星也一曰龍左角為天田官主穀張晏曰農祥晨見而祭也祀用壬辰位祠之壬為水辰為龍就其類也牲用太牢縣邑令長侍祠漢舊儀曰[illegible]時歲冉祠靈星靈星[illegible]之太牢礼也舞者用童男十六人服虔應劭曰十六人即古[illegible]羽也舞者象教田初為芟除次耕種芸耨驅爵及穫刈春[illegible]之形象其功也古今注曰元和三年初為郡國立稷及祠社靈星礼器也

縣邑常以乙未日祠先農於乙也以丙戌日祠風

伯於戍地以巳丑日祠雨師於丑地用羊豕立春之日皆青幡幘迎春于東郭外令一童男冒青帛衣青衣先在東郭外野中迎春至者自野中出則迎者拜之而還弗祭三時不迎

論曰臧文仲祀爰居而孔子以爲不知漢書郊祀志著自秦以來訖二王莽典祀或有未修而爰居之類衆焉世祖中興蠲除非常修復舊祀方之前事邈殊矣嘗聞儒言三皇無文結繩以治自五帝始有書契至於三王俗化彫文詐僞漸興始有印璽以檢姦萌然猶未有金玉銀銅之器也臣昭曰禹會羣臣於

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故已贄不同圓方異等周禮天地四方璧琮琥璋名有其玉而未有其器斯亦何哉自上皇以來封泰山者至周七十二代封者謂封土爲壇柴祭告天代興成功也禮記所謂因名山升中于天者也易姓則改封者著一代之始明不相襲也繼世之王巡狩則修封以祭而已自秦始皇孝武帝封泰山本由好僊信方士之言造爲石檢印封之事也所聞如此雖誠天道難可度知然其大較猶有本要天道質誠約而不費者也故牲有犢器用陶匏殆將無事於檢封之間而樂難攻之石也臣昭曰王貴五德金存不朽有告有文何敗題刻告厥成功難可知者且唯封爲改代故曰

岱宗夏康周宣由廢復興不聞改封世祖欲因孝武故封實繼祖宗之道也而梁松固爭以爲必改乃當天既封之後未有福而松卒被誅死雖罪由身蓋亦誣神之咎也且帝王所以能大顯于後者實在其德加於民不聞其在封矣（臣昭曰功成道懋天下被化德敷世治所以登封封由德興興封所以成德昭告師天遞以祖感若此論可通非乎七十二矣）言天地者莫大於易易無六宗在中之象若信爲天地四方所宗是至大也而比太社又爲失所難以爲誠矣

贊曰天地禋郊宗廟享祀咸秩無文山川具止淫乃國紊典惟皇紀肇自盛敬孰崖厥始　九卷終

後漢書志第十　天文上

劉　昭　注補

王莽三　光武十二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庖犧氏之王天下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象於天謂日月星辰觀法於地謂水土州分形成於下象見于上故曰天者北辰星合元垂燿建帝形運機授度張百精三階九列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斗衡太微攝提之屬百二十官二十八宿各布列下應十二子天地設位星辰之象備矣（星經曰歲星主泰山徐州青州兗州熒惑主霍山揚州荊州兗

州鎮星主嵩高山豫州太白主華陰山涼州雍州益州辰星主恒
山冀州幽州并州歲星主角亢氐房心尾箕熒惑主輿鬼柳七星
張翼軫鎮星主東井太白主奎婁胃昴畢觜參辰星主斗牛女虛
危室壁斑璣者謂北極星也玉衡者謂斗九星也玉衡第一星主
徐州常以五子日候之甲子爲東海丙子爲琅邪戊子爲彭城庚
子爲下邳壬子爲廣陵凡五郡第二星主益州常以五亥日候之
乙亥爲漢中丁亥爲永昌巳亥爲巴郡蜀郡牂牁辛亥爲廣漢癸
亥爲犍爲凡七郡第三星主冀州常以五戌日候之甲戌爲魏郡
勃海丙戌爲安平戊戌爲鉅鹿河閒庚戌爲清河趙國壬戌爲恒
山凡八郡第四星主荊州常以五卯日候之乙卯爲南陽己卯爲
零陵辛卯爲桂陽癸卯爲長沙丁卯爲武陵凡五郡第二星主兗
州常以五辰日候之甲辰爲東郡陳留丙辰爲濟北戊辰爲山陽
泰山庚辰爲濟陰壬辰爲東平任城凡八郡第六星主揚州常以
五巳日候之乙巳爲豫章辛巳爲丹陽己巳爲廬江丁巳爲吳郡
會稽癸巳爲九江凡六郡第七星爲豫州常以五午日候之甲午
爲潁川壬午爲梁國戊午爲汝南丙午爲魯國凡五郡第八星主幽州常以五寅日候之甲寅爲玄菟丙寅爲遼東遼
西渔陽庚寅爲上谷壬寅爲代郡戊寅爲廣陽戊寅爲涿郡凡八郡第九
星主并州常以五申日候之甲申爲朔方雲中
定申爲西河庚申爲大原冗原鴈門丙申爲上黨凡八郡琁璣玉衡占

色春青黃夏赤黃秋白黃冬黑黃此是常明不如此者所
向國有兵殃起凡有六十郡九州所領自有分而名焉三皇

邁化協神醇朴謂五星如連珠日月若合璧化由
自然民不犯慝至於書契之興五帝是作軒轅始
受河圖闓苞授規曰月星辰之象故星官之書自
黃帝始至高陽氏使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唐
虞之時羲仲和仲 尚書曰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
國曰在旋璣玉衡以齊七政孔安
文之器可運轉者七政日月五星各異政觀察天文齊七政也
史佚萇弘宋之子韋楚之唐蔑魯之梓慎鄭之裨
竈魏石申夫或云石申父 齊國甘公皆掌天文之官仰
占俯視以佐時政步變擿微通洞密至採禍福之

原覩成敗之勢秦燔詩書以愚百姓六經典籍殘爲灰炭星官之書全而不毀故秦史書始皇之時彗孛大角大角以亡有大星與小星鬬于宮中是其廢亡之徵至漢興景武之際司馬談談子遷以世黎氏之後爲太史令遷著史記作天官書成帝時中壘校尉劉向廣洪範災條作五紀皇極之論以參往行之事孝明帝使班固敘漢書而馬續述天文志謝沈書曰蔡邕撰建武已後星驗著明以續前志譙周接繼其下者今紹漢書作天文志起王莽居攝元年迄孝獻帝建安二十五年二百一十五載言其時星辰之變表象之應以顯

天戒明王事焉臣昭以張衡天文之妙冠絕一代所著靈憲渾儀略具辰燿之本今寫載以備其理焉靈憲曰昔在先王將步天路用之靈軌尋緒本元先準之于渾體是爲正儀立度而皇極有逈建也樞運有逈稽也乃建乃稽斯經天常聖人無心因茲以生心故靈憲作興曰太素之前幽清玄靜寂漠冥默不可爲象厥中惟虛厥外惟無如是者永久焉斯謂溟涬蓋乃道之根也道根既建自無生有太素始萌萌而未兆并氣同色渾沌不分故道志之言云有物渾成先天地生其氣体固未可得而形其逆來因未可得而紀也如是者又永久焉斯謂虛鴻蓋乃道之幹也道幹既育有物成体於是元氣剖判剛柔始分清濁異位天成於外地定於內天体於陽故圓以動地体於陰故平以靜動以行施靜以合化理鬱構精時育庶類斯謂天元蓋乃道之實也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天有九位地有九域天有三辰地有三形有象可效有形可度情性万殊旁通感薄自然相生莫之能紀於是人之精者作聖實始紀綱而經緯之八極之維經二億三萬二千三百里南北則短減千里東西則廣增千里自地至天半於八極則地之深亦如之通而度之則是渾已將覆其數用重鉤股懸天之景薄地之義皆移千里而差一寸得之過此而往者未之或知也未之或知者宇宙之謂也宇之表無極宙之端無窮天有兩儀以儛道中其可覩樞星是也謂之北極在南者不著故

聖人弗之名焉其出之遂九分而減二陽道左迴故天運左行有驗於物則人氣左轉形左縮也天以陽迴地以陰淳昇故天致其動與氣舒光地致其靜承施候凡至大莫如天至厚莫若地地至質者曰地而已至久莫若水水精為漢之用於天而無列焉思次質也地地有山嶽以宣其氣精種為星星也者体生於地精成於天列居錯時各有適屬紫宮為皇極之居太微為五帝之廷明堂為辟雍大角有席天市有坐倉龍連於前灵龜圉首於後若神卓載於中六擾既畜而猶蚑魚鼈罔有不具在野象物在朝象事於是備矣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其往當天周二百四十二分之一一地厚二百四十二分之一

者陽精之宗積而成形象為五類其數奇月者陰精之宗積而成數多於陰九類其數耦其後有焉者羿請無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之以奔月將往枚筮之於有黃有黃占之曰吉翻之曰凶姮娥遂託身于月是為蟾蜍大口譬猶水火月譬猶水火則外光水則含景故月光生於日日之所敝當日則光盈就日則光尽也衆星被燿因水轉光當日之衝光常不合者蔽於他也是謂闇虛在星星微月過則食日之衝薄也其明也蘇暗視明明無所屈是以望之若火方於中天大地同明蘇明瞻暗く遷自奪故望之若水火當夜而揚光在晝則不明也然強弱之辜也衆星列布其以神著者有五列焉是為三十五名一居中央謂之北斗動変擬古宣司王命四布於方為二十八宿

日月運行歷示吉凶五緯經次用告禍福則天心於是見矣中外之官常明者百有二十四可名者三百二十為星二千五百而海人之占未存焉微星少數蓋百命不然何以撓而理諸大三光同形有似珠玉神守精存麗其職而宜其明及其神歟精數於道乎有隕星然則奔星之所墜至則石文曜麗乎天其動者七日順也近天則遲遠天則速行則屈く則留回留則逆逆時遲迫於天也行遲者靚于東靚于東靚于西靚于西靚陰日血月此配合也揭提發感地附于月也二陰三陽參天兩地故男女取焉方星巡鎮必因常度苟或盈縮不逾於次故有列司作使曰老子四星同伯王逢芮各一錯乎五緯之間其見無期其行無度寔妖經星之所然後吉凶宜周其祥可盡蔡邕表志曰言天体者有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宣夜之學絕無師法周髀數術具存考驗天狀多所違失故史官不用唯渾天者近得其情今史官所用候臺銅仪則其法也立八尺圓体之度而具天地之象以正黃道以察發斂以

行日月以步五緯精微深妙万世不易之道也官有其器而無本書前志亦闕而不論臣求其舊文連年不得在東觀以治律未竟未及成書案略求索竊不自量卒欲寢伏儀下思惟精意案度成數扶以文義潤以道術著成篇章罪惡無狀投畀有北灰滅雨絕世路無由宜博問羣臣下及岩穴知渾天之意者使述其義以裨天文志撰建武以來星變彗孛占驗著明者續其後

王莽地皇三年十一月有星孛于張東南行五日不見孛星者惡氣所生爲亂兵星占曰其國內外用兵也其所以孛德孛德者亂之象不明之表又參然孛焉兵之類也故名之曰孛孛之爲言猶有所傷害有所妨蔽或謂之彗星所以除穢而布新也宋均注鉤命決曰彗五彗也蒼則王侯破天子苦兵赤則賊起強国恣黃則女害色權奪於后妃白則將軍逆二年兵大作里則水精賦江河決賊處處起也韓揚占曰其象若竹彗樹木條長短無常其長大見久災深短小見不久災狹晏子春秋曰齊景公睹彗星使伯常騫攘之晏子曰不可此天

教也日月之氣風雨不時彗星之出天爲民之亂見之又一曰景公彗星出而泣晏子問之公曰寡人聞之彗星出其所向之國君當之今彗星出而向吾國我是以悲晏子曰君之行義固應無德於國穿開池則欲其深以廣也爲臺謝則欲其高且大也賦斂如塢奪誅殘如仇讎白是推之孛又將出彗星之出庸何巨乎案如晏子之言孛之與彗如似匪同張爲周地星孛于張東南行即翼軫之分翼軫爲楚是周楚地將有兵亂後一年正月光武起兵舂陵會下江新市賊張卬王常及更始之兵亦至俱攻破南陽斬莽前隊大夫甄阜屬正梁丘賜等殺其亡衆數萬人更始爲天子都雒陽西入長安敗死光武興於河北復都雒陽居周地除穢布新之象

四年六月漢兵起南陽至昆陽莽使司徒王尋司

空王邑將諸郡兵號曰百萬衆已至者四十二萬人能通兵法者六十三家皆爲將帥持其圖書器械軍出關東牽從群象虎狼猛獸放之道路以示富強用怖山東至昆陽山作營百餘圍城數重或爲衝車以撞城爲雲車高十丈以瞰城中弩矢雨集城中負戶而汲求降不聽請出不得二公之兵自以必克不恤軍事不協計慮莽有覆敗之變覓焉書亶有雲氣如壞山墮軍上軍人皆厭所謂營頭之星也占曰營頭所墮其下覆軍流血三千里

東山松書曰怪星書行名曰營頭行振大誅也是時光武將兵數千人赴救昆陽乃發號呼聲動天地虎豹驚怖敗振會天大風飛屋瓦雨如注水二公兵亂敗自相賊就死者數萬人競赴滍水死者委積滍水爲之不流殺司徒王尋軍皆散走歸本郡王邑還長安莽敗俱誅死營頭之變覆軍流血之應也

四年秋太白在太微中燭地如月光太白爲兵太微爲天廷太白贏而北入太微是大兵將入天子廷也是時莽遣二公之兵至昆陽已爲光武所破莽又拜九人爲將軍皆以虎爲號九虎將軍至華陰皆爲漢將鄧晨李松所破進攻京師倉將軍韓

臣至長門十月戊申漢兵自宣平城門入二日己
酉城中少年朱弟張魚等數千人起兵攻莽燒作
室斧敬法闥商人杜吳殺莽漸臺之上校尉公賓
就斬莽首大兵蹈藉宮廷之中仍以更始入長安
赤眉賊立劉盆子爲天子皆以大兵入宮廷是其
應也

光武 古今注曰建武六年九月丙[illegible]月[illegible]入太微西蕃十一月辛亥月犯軒轅十[illegible]九[illegible]庚子[illegible][illegible]中漢史犯星逆行輿鬼安[illegible]太白犯[illegible]有憂巫咸曰有土功事井氐太白經太微八年四月辛未月犯[illegible]第二星光芒不見九年正月乙卯金犯婁南星甲子月犯軒轅第[illegible]星壬寅犯心大星七月戊[illegible]月並犯昴黃帝占土犯鬼皇后有憂失[illegible]其勢可圖月犯房[illegible]于有憂四足之[illegible]多死漢[illegible][illegible]其國有憂軍將死又[illegible]晏[illegible]并[illegible]與帝[illegible][illegible]亦帝[illegible]太[illegible]奏[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其急 建武九年七

月乙丑金犯軒轅大星十一月乙丑金又犯軒轅 孟康曰犯七寸以內光芒相及也韋昭曰自下往觸之曰犯 軒轅者後宮之官大星爲
皇后金犯之爲失勢是時郭后已失勢見疏後廢
爲中山太后陰貴人立爲皇后十年三月癸卯流
星如月從太微出入北斗魁第六星色白旁有小
星射者十餘枚滅則有聲如雷食頃止 孟康曰流星光跡相連也絕跡而去爲飛也 流星爲貴使星大者使大星小者使小太
微天子廷北斗魁主殺星從太微出抵北斗魁是
天子大使將出有所伐殺 古今注曰正月壬戌月犯心後星閏月庚辰火入輿鬼過軫北庚甲月在斗赤如丹者也 十二月己亥大流星如缶出柳西南

行入軫且滅時分爲十餘如遺火狀須臾有聲隱
隱如雷柳爲周軫爲秦翼爲楚蜀大流星出柳入軫者是
大使從周入蜀是時光武帝使大司馬吳漢發南
陽卒三萬人乘舡浮江而上擊蜀白帝公孫述臣昭曰述雖以白承黃而此遂號爲白帝然文獻長書例未通又命將軍馬武劉尚郭霸
岑彭馮駿平武都巴郡十二年十月漢進兵擊述
從弟衛尉永遂至廣都殺述女壻史興威虜將軍
馮駿拔江州斬述將田戎吳漢又擊述大司馬謝
豐斬首五千餘級臧官破浩殺述弟大司空恢十
一月丁丑漢護軍將軍高午刺述洞胷其夜死明
日漢入屠蜀城誅述大將公孫晨延岑等所殺數
萬人夷滅述妻宗族萬餘人以上是大將出伐殺
之應也其小星隕者及如遺火分爲十餘皆小將
隨從之象有聲如雷隱隱者兵將怒之徵也
十二年正月古今注曰丁丑月乘軒轅大星丁丑星巳未小星流百枚以上
或西北或正北或東北二夜止古今注曰二月辛亥月入氐量珥圍角亢房
六月戊戌晨小流星百枚以上四面行小星者庶
民之類流行者移徙之象也或西北或西北或東北或四
面行皆小民流移之徵是時西北討公孫述北征
盧芳匈奴助芳侵邊漢遣將軍馬武騎都尉劉納

閻興軍下曲陽臨平呼沱以備胡匈奴入河東中國未安米穀荒貴民或流散後三年吳漢馬武又徙鴈門代郡上谷關西縣吏民六萬餘口置常關居庸關以東以避胡寇是小民流移之應古今注曰其年七月丁丑月犯昴頭兩星八月辛酉水見東方翼分九月甲午火犯輿鬼十月丁卯大星流有發東井西行声隆隆十三年二月乙卯火犯輿鬼西北黃帝占曰熒惑守輿鬼大人憂一曰貴人當之巫咸曰水見翼多火災石氏曰為旱郗萌占曰流星出東井所之国大水

十五年正月丁未彗星見昴炎長二丈韓揚占曰在昴大國起兵也稍西北行入營室犯離宮韓揚占曰彗出營室東壁之間為兵起也三月乙未至東壁滅見四十九日彗星為兵入除穢昴為邊兵彗星出之為有兵至十一月定襄都尉陰承反太守隨誅之盧芳從匈奴入居高柳至十六年十月降上璽綬一日昴星為獄事是時大司徒歐陽歙以事繫獄踰歲死營室天子之常宮離宮妃后之所居彗星入營室犯離宮是除宮室也是時郭皇后已疏至十七年十月遂廢為中山太后立陰貴人為皇后除宮之象也古今注曰十六年四月土星行從東門入太微到執法星東已酉南出端門十八年十二月壬戌月犯木星十九年閏月戊申火逆從氐到亢二十一年七月辛酉月入畢二十三年三月癸未月食火星郗萌曰熒惑逆行氐為失火

三十年閏月甲午水在東井二十度生白氣東南

指炎長五尺爲彗東北行至紫宮西藩止五月甲子不見凡見三十一日水常以夏至放於東井閏月在四月尚未當見而見是贏而進也東井爲水衡水出之爲大水是歲五月及明年郡國大水壞城郭傷禾稼殺人民白氣爲喪有炎作彗彗所以除穢紫宮天子之宮彗加其藩除宮之象荊州星經曰彗在東井閏大火死十十日在[illegible]之五十日相當之二十日[illegible]將當之後三年光武帝崩

三十一年七月古今注曰戊申月犯心後星戊午火在輿鬼一度入鬼中出尸星南半度十月己亥犯軒轅大星又七日間有客星炎二尺所西南行至明年二月二十二日在輿鬼東北六尺所滅凡見百一十三日輿鬼五星天府也黃帝占曰輿鬼天目也朱雀頭也中央星如粉絮鬼爲變害故言一名天尸斧鉞或以病亡或以誅斬火刻金天以制法其西南一星主積布帛西北一星主積金玉東北一星主積馬東南一星主積兵一曰主領珠錢郁韻曰輿鬼者參之尸也弧射狼誤中參左肩輿尸之東井治留尸輿鬼故曰天尸鬼之爲言歸也又占月五星有入輿鬼大臣誅有干錄乘質者君貴人憂金玉用民人多疾從南入爲男子從北入爲女從西入爲老人從東入爲丁壯倌木行價熒惑爲凶衰輿鬼尸星主死亡熒惑入之爲大喪軒轅爲後宮七星周地客星居之爲死喪其後二年光武崩

中元古今注曰元年三月甲寅月犯心後星二年八月丁巳火犯太微西南角星相去二寸十月戊子大流星從西南東北行聲如雷火犯太微西南角星爲將相後太尉

趙憙司徒李訢坐事免官大流星爲使中郎將竇固揚盧侯馬武揚鄉侯王賞將兵征西也

後漢書志第十

後漢書志第十一　天文中

劉昭注補

明十二　章五　和三十三

殤一　安四十六　順二十三

質三

孝明永平元年四月丁酉流星大如斗起天市樓西南行光照地流星爲外兵西南行爲西南夷是時益州發兵擊姑復蠻夷大牟替減陵斬首傳詣雒陽古今注曰閏九月辛未火在太微左執法星所光芒相及十一月辛未土逆行乘東井北軒轅第二星二年十二月戊辰月食火星黃帝星經曰出入井爲人主一曰陽爵祿事

三年六月丁卯彗星出天舩北長二尺所稍北行至亢南百三十五日去天舩爲水彗出之爲大水是歲伊雒水溢到津城門壞伊橋郡七縣三十二皆大水

四年八月辛酉客星出梗河西北指貫索七十日去梗河爲胡兵至五年十一月北匈奴七千騎入五原塞十二月又入雲中至原陽貫索貴人之牢其十二月陵鄉侯梁松坐怨望懸飛書誹謗朝廷下獄死妻子家屬徙九眞

七年正月戊子流星大如杯從織女西行光照地織女天之眞女流星出之女主憂其月癸卯光烈皇后崩古今注曰三月庚戌客星光氣二尺所在太微左執法南端門外凡見七十五日

八年六月壬午長星出柳張三十七度犯軒轅刺天舩陵太微氣至上階凡見五十六日去柳周地是歲多雨水郡十四傷稼古今注曰十二月戊子客星出東方

九年正月戊申客星出牽牛長八尺歷建星至房南古今注曰歷中建箕房過角亢至翼芒東指滅見至五十日郝萌占曰客星舍房左右羣臣育吞藥死者又占有奪地牽牛主吳越房心爲宋後廣陵毛制與沈涼楚王英與顏忠各謀逆事

覺皆自殺廣陵屬吳彭城古宋地古今注曰十年七月甲寅月犯歲星十一年十月壬辰火犯土星

十三年閏月丁亥火犯輿鬼爲大喪質星爲大臣誅戮晉灼曰鬼芒星其中白者爲質其十二月楚王英與顏忠等造作妖謀反事覺英自殺忠等皆伏誅古今注曰十一月客星出軒轅四十八日二月戊午月犯木星

十四年正月戊子客星出昴六十日在軒轅右角稍滅昴主邊兵後一年漢遣奉車都尉顯親侯竇固駙馬都尉耿秉騎都尉耿忠開陽城門候秦彭大僕祭肜縣兵擊匈奴一日軒轅右角爲貴相昴爲獄事客星守之爲大獄是時考楚事未訖司徒虞延與楚王英黨與黃初公孫弘等交通皆自殺或下獄伏誅

十五年十一月乙丑太白入月中爲大將戮人主亡不出三年後三年孝明帝崩

十六年正月丁丑歲星犯房右驂北第一星不見辛巳乃見石氏星經曰歲星守房良馬出廳古今注曰正月丁未月犯房房右驂爲貴臣歲星犯之爲見誅是後司徒邢穆坐與阜陵王延交通知逆謀自殺

四月癸未太白犯畢畢爲邊兵後北匈奴寇入雲

中至咸陽使者高弘發三郡兵追討無所得太僕
祭彤坐不進下獄
十八年六月己未彗星出張長三尺轉在郎將南
入太微皆屬張張周地爲東都太微天子廷彗星
犯之爲兵喪其八月壬子孝明帝崩
孝章建初元年正月丁巳太白在昴西一尺八月
庚寅彗星出天市長二尺所稍行入牽牛三度積
四十日稍滅太白在昴爲邊兵彗星出天市爲外
軍牽牛爲吳越是時蠻夷陳縱等及哀牢王類反
攻蕉唐城永昌太守王尋走奔楪榆安夷長宋延
爲羌所殺以武威太守傅育領護羌校尉馬防行
車騎將軍征西羌又阜陵王延與子男魴謀反大
逆無道得不誅廢爲侯
二月九日古今注曰甲申金入斗魁甲寅流星過紫宮中長數丈
散爲三滅十二月戊寅彗星出婁三度長八九尺
稍入紫宮中百六日稍滅流星過入紫宮皆大人
忌後四年六月癸丑明德皇后崩古今注曰五年二月戊辰木火俱在參五
月戊寅木水在東井六年七月丁酉夜有流星起軒轅大如拳歷
文昌餘氣正白句曲西如文昌久久乃滅黃帝星經曰木守東井
有土功之事一曰大水郗萌曰歲
星守參后當之熒惑守大人當之
元和元年四月丁巳客星晨出東方在胃八度長

三尺歷閶道入紫宮留四十日滅閶道紫宮天子之宮也客星犯入留久爲大喪後四年孝章帝崩

孝和永元元年正月辛卯有流星起參長四丈古今注曰大如拳起參東南有光色黃白古今注曰熒惑鎮在參又有流星大如桃色赤起太微東蕃石氏曰鎮守參有土功事二月流星起天棓東行二丈所滅色青白壬申夜有流星起大微東蕃長一丈三月古今注曰戊子土在參丙辰流星起天津古今注曰星大如桃起天津東至牛黃白如有光壬戌有流星起天將軍東北行古今注曰色黃無光參爲邊兵天棓爲兵太微天廷天津爲水天將軍爲兵流星起之皆爲兵其六月灌遣車騎將軍竇憲執金吾耿秉與度遼將軍鄧鴻出朔方並進兵臨私渠北鞮海斬虜首萬餘級獲生口牛馬羊百萬頭曰逐王等八十一部降凡三十餘萬人追單于至西海是歲七月又雨水漂人民是其應古今注曰十一月壬申鎮星在東井石氏曰天下水具大出流殺人

二年正月乙卯金木俱在奎丙寅水又在奎巫咸曰辰守奎多水火災亦爲旱古今注曰十一在東井奎主武庫兵三星會又爲兵喪辛未水金木在婁亦爲兵又爲匿謀鄒萌曰辰守婁巫咸石氏云多火災古今注曰丙寅水在奎土在東井金在婁木火在昴有兵兵罷兵起

二月丁酉有流星大如桃起紫宮東蕃西北行五

丈稍滅古今注曰三月甲子火在元南端門第一星南乙亥金在東井四月丙辰有流星大如瓜起文昌東北西南行至少微西滅有頃音如雷聲已而金在軒轅大星東北二尺所古今注曰丁丑火在氐東南星東南八月丁未有流星如雞子起太微西東南行四丈所消十月癸未有流星大如桃起天津西行六丈所消十一月辛酉有流星大如拳起紫宮西行到胃消三年九月丁卯有流星大如雞子起紫宮西南至北斗柄間消星紫宮占曰有流星出紫宮天子使也色赤言兵色白言[illegible]黃言吉色青言憂色黑言水出皆以所之野命東西南北紫宮天子宮文昌少微為貴臣天津為水北斗主殺流星起歷紫宮文昌少微天津文昌為天子使出有兵誅也竇憲為大將軍憲弟篤景等皆卿校尉憲女弟壻郭舉為侍中射聲校尉與衛尉鄧疊母元俱出入宮中謀為不軌至四年六月丙寅發覺和帝幸北宮詔執金吾五校勒兵屯南北宮閉城門捕舉舉父長樂少府璜及疊疊弟步兵校尉磊母元皆下獄誅憲弟篤景等皆自殺金犯軒轅女主失勢竇氏被誅太后失勢五年古今注曰正月甲戌月乘歲星四月癸巳太白熒惑辰星俱在東井巫咸曰太白守井五穀不成黃帝經曰五星及客星守井皆為水石氏曰為旱又曰太白入東井西一日以上乃占大月當之期三月若一年遠五年古今注曰水在輿鬼七月壬午歲星犯軒轅大

星九月金在南斗魁中（爲水石氏曰爲旱）火犯房北第一星東井秦地爲法三星合內外有兵又爲法令及水金入斗口中爲大將將死火犯房北第一星爲將相其六年正月司徒丁鴻薨（古今注曰六年六月丁亥金在東井閏月己丑流星大如桃起參北西至參肩南稍有光）七月水大漂殺人民傷五穀許侯馬光有罪自殺九月行車騎將軍事鄧鴻越騎校尉馮柱發左右羽林北軍五校士及八郡跡射烏桓鮮卑合四萬騎與度遼將軍朱徵護烏桓校尉任尚中郎將杜崇征叛胡十二月車騎將軍鴻坐追虜失利下獄死度遼將軍徵中郎將崇皆抵罪

七年正月丁未有流星起天津入紫宮中滅色青黃有光二月癸酉金火俱在參（石氏占曰熒惑守參多火災海中占曰爲星太白守參國有反臣郗萌曰有戰伐國也）戊寅金火俱在東井（郗萌曰熒惑守井百川皆滿太白又從舍蓋二十日流國又曰雜糴貴又將相死）八月甲寅水土金俱在軫（春秋緯曰五星有入軫者皆爲兵大起巫咸占曰五星入軫者司其出日而數之期二十日皆爲兵發司始入處之率一日期十日軍罷石氏星經曰辰星守軫歲水郗萌曰鎮星出入留舍軫六十日不下必有大郎春秋緯曰太白入軫兵大起郗萌曰太白守軫必有死王）十一月甲戌金火俱在心（雒書曰太白守心後九年大飢）十二月己卯有流星起文昌入紫宮消丙辰火金水俱在斗流星入紫宮金火在心皆爲大喪三星合軫爲白衣之會金火俱在參東井皆爲外兵有死將三星

俱在斗有戮將若有死相八年四月樂成王黨七月樂成王宗皆薨將兵長史吳棼坐事徵下獄誅古今注曰八年九月辛丑夜有流星大如拳起婁十月北海王威自殺十二月陳王羨薨其九年閏月皇太后竇氏崩遼東鮮卑太守祭參不追虜徵下獄誅九月司徒劉方坐事免官自殺隴西羌反遣執金吾劉尚行征西將軍事越騎校尉節鄉侯趙世發北軍五校黎陽雍營及邊胡兵三萬騎征西羌

十一年五月丙午流星大如瓜起氐西南行稍有光白色古今注曰六月庚辰月入畢中占曰流星白爲有使客大爲大使小亦小使疾期疾遲亦遲大如瓜爲近小行稍有光爲遲也又正王日邊方有受王命者也明年二月蜀郡旄牛徼外夷白狼樓薄種王唐繒等率種人口十七萬歸義內屬賜金印紫綬錢帛

十二年十一月癸酉夜有蒼白氣長三丈起天園東北指軍市見積十日占曰兵起十日期歲明年十一月遼東鮮卑二千餘騎寇右北平

十三年古今注曰正月辛未水乘輿鬼十二月癸巳犯軒轅大星十一月乙丑軒轅第四星間有小客星色青黃軒轅爲後宮星出之爲失勢其十四年六月辛卯陰皇后廢古今注曰十四年正月乙

年月犯軒轅在太微中二月十日丁酉水入太微西門十一月丁丑有流星大如拳起北斗魁中北至閣道稍有光色赤黃須史西北有雷聲

十六年四月丁未紫宮中生白氣如粉絮戊午客星出紫宮西行至昴五月壬申滅七月庚午水在輿鬼中黃帝占曰辰星犯鬼大臣誅國有憂郗萌曰多蝗蟲十月辛亥流星起鉤陳北行三丈有光色黃白氣生紫宮中爲喪客星從紫宮西行至昴爲趙輿鬼爲死喪鉤陳爲皇后流星出之爲中使後一年元興元年十月二日和帝崩殤帝即位一年又崩無嗣鄧太后遣使者迎清河孝王子即位是爲孝安皇帝是其應也清河趙地也

元興元年二月庚辰有流星起角亢五丈所四月辛亥有流星起斗東北行到須女七月己巳有流星起天市五丈所光色赤閏月辛亥水金俱在氐巫咸曰辰星守氐多水災海中占曰天下大旱所在不收荊州星占太白守氐国君大哭流星起斗東北行至須女須女燕地天市爲外軍水金會爲兵誅其年遼東貊人反鈔六縣發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烏桓討之

孝殤帝延平元年正月丁酉金火在婁金火合爲爍爲大人憂古今注曰七月甲申月在南斗中是歲八月辛亥孝殤

帝崩

孝安永初元年五月戊寅熒惑逆行守心前星韓揚占曰多火災一曰地震檢其年十八郡地震明年漢陽火八月戊申客星在東井弧星西南心爲天子明堂熒惑逆行守之爲反臣雒書曰熒惑守心逆臣起黃帝占曰逆行守心二十日大臣亂客星在東井爲大水荊州經曰客星干犯東井則大臣誅是時安帝未臨朝鄧太后攝政鄧騭爲車騎將軍弟弘悝閶皆以校尉封侯秉國勢司空周章意不平與王尊叔元茂等謀欲閉宮門捕將軍兄弟誅常侍鄭衆蔡倫刦刺尚書廢皇太后封皇帝爲遠國王事覺章自殺東井弧皆秦地是時羌反斷隴道漢遣騭將左右羽林北軍五校及諸郡兵征之是歲郡國四十一縣三百一十五雨水四瀆溢傷秋稼壞城郭殺人民是其應也

二年正月戊子太白晝見古今注曰四月己亥月入南斗魁中八月己亥熒惑出入太微端門三年正月庚戌月犯心後星河圖曰亂臣在旁己亥太白入斗中古今注曰三月壬寅熒惑入輿鬼中五月丙寅太白入畢中石氏經曰太白守畢國多任刑也十二月彗星起天菀南東北指長六七尺色蒼白太白晝見爲強臣前志曰太白晝見強國弱小國強女主昌是時鄧氏方盛月犯心後星不利子心爲宋五月丁酉沛王牙薨太白入斗中爲貴相凶臣昭案楊厚對曰以爲諸王子多在京師容有非常

宜亟發遣還本國太后從之是星尋滅不見以斯而書太白入之災在貴相

其南爲外兵是後使羌氏討賊李貴又使烏桓擊鮮卑又使中郎將任尚護羌校尉馬賢擊羌皆降

四年 古今注曰二月丙寅月犯軒轅大星 六月甲子客星大如李蒼白芒氣長二尺西南指上階爲三公後太尉張敏免官太白入輿鬼爲將凶後中郎將任尚坐贓千萬檻車徵棄市 韓楊古曰太白入輿鬼乱臣在內白昭以占爲明當任尚所能感也

五年六月辛丑太白晝見經天 春秋漢含孳曰陽弱辰君柔不斷鉤命潛于失仁太白經天 元初元年三月癸酉熒惑入輿鬼

二年九月辛酉熒惑入輿鬼中五月丙寅太白入畢口 大臣當之亂國易王 七月甲寅歲星入輿鬼中三年三月熒惑入畢口 黃帝占曰大攻近期十五日遠期四十日又曰

犯太微左執法十一月甲午客星見西方巳亥在虛危南至胃昴 郗萌曰客星入虛大人當之又曰客星守危強臣執國命在后族又且大風有危敗

四年正月丙戌歲星留輿鬼中 黃帝星經曰客星入守君出危大飢民食貴 石氏經曰歲星入留輿鬼五十日不下民有大喪百日不下民半死黃帝經曰守鬼十日金錢散諸侯郗萌曰五穀多傷民以飢死者無數 乙未太白晝見丙上四月壬戌太白入輿鬼中 石氏占太白入鬼一曰病在女主一曰將戮死 巳巳辰星入輿鬼中 郗萌曰以罪誅大臣一曰后疾一曰大人憂 五月巳卯辰星犯歲星六月丙申

熒惑入輿鬼中戊戌犯輿鬼大星九月辛巳太白入南斗口中 黃帝經曰大人當之國易政 五年三月丙申鎮星東井鉞星五月庚午辰星犯輿鬼質星丙戌太白犯鉞星六年四月癸丑太白入輿鬼 郗萌曰太白輿鬼疾在女州星占曰熒惑犯鬼忠臣戮死不出一年中 丁卯鎮星在輿鬼中 黃帝經曰熒惑犯守鬼國大臣誅海中石氏曰大人憂 辛巳太白入輿鬼中 黃帝經曰熒惑有女喪大將有死者 永寧七年之中太白犯左執法自永初五年到永寧七年之中太白一晝見經天再入輿鬼一守畢再犯左執法入南斗犯鉞星熒惑五入輿鬼鎮星一犯東井鉞星一入輿鬼歲星辰星再入輿鬼

凡五星入輿鬼中皆爲死喪熒惑太白甚犯鉞質星爲誅戮斗爲貴將執法爲近臣客星在虛危爲喪爲哭泣 星占曰不一年還期二年 昌光元年三月癸巳鄧太后崩五月庚辰太后兄車騎將軍隲等七侯皆免官自殺是其應也

延光 古今注曰元年四月丙午太白晝見 二年八月己亥熒惑出太微端門三年二月辛未太白犯昴 石氏星占太白守昴兵從門關入主人走郗萌曰不有亡國必有謀主又云入昴大赦 五月癸丑太白入畢 郗萌曰太白入畢口馬動人走又曰有中喪 九月壬寅鎮星犯左執法四年太白入輿鬼中 古今注曰四月甲辰入 六月壬辰太白出太微九月甲

子太白入斗口中十一月客星見天市熒惑出太微爲亂臣太白犯昴畢爲近兵一曰大人當之鎮星犯左執法有誅臣太白入輿鬼中爲大喪太白出太微爲中宮有兵入斗口爲貴將相有誅者客星見天市中爲貴喪是時大將軍耿寶中常侍江京樊豐小黃門劉安與阿母王聖聖子女永等并構譖太子保并惡太子乳母男厨監邴吉三年九月丁酉廢太子爲濟陰王以北鄉侯懿代殺男吉徙其父母妻子日南四年三月丁卯安帝巡狩從南陽還道寢疾至葉崩閻后與兄衛尉顯中常侍江京等共隱匿不令群臣知上崩遣司徒劉喜等分詣郊廟告天請命載入北宮庚午夕發喪尊閻氏爲太后北鄉侯懿病薨京等又不欲立保白太后更徵諸王子擇所立中黃門孫程王國王康等十九人共合謀誅顯京等立保爲天子是爲孝順皇帝皆姦人強臣狂亂王室其於死亡誅戮兵起宮中是其應

古今注曰永建元年二月甲午客星入太微五月甲子月入斗李氏家書曰時天有變氣李郃上書諫曰臣聞天不言縣象以示吉凶挺災變異以爲譴誡昔齊桓公遭虹貫牛斗之變納管仲之謀令齊去婦無近妃宮桓公聽用齊以大安趙有尹史見月生齒齕畢大星占有兵變趙君曰天下共一畢知爲何国也下史於獄其後公子牙謀弑君血書端門如史所言乃月十三日有客星氣象彗孛歷天市梗河招搖槍棓十六日入紫宮迫北辰十七日復過文昌泰陵至天船積水間稍微不

見客星一占曰魯星歷天市者爲穀貴梗河三星備非常泰陵八星爲凶喪紫宮北辰爲至尊如占恐宮廬之內有兵喪之變千里之外有非常暴逆之憂魯星不得過歷尊宿行度從疾應非一端恐復有如王阿母阿母子賤妾之欲居帝旁耗亂政事者誠令有之宜當抑遠饒足以財王者權柄及爵祿人天所重慎誠非阿妾所宜于豫天故挺變明以示人如不承慎禍至變成悔之靡及也

孝順永建二年二月癸未太白晝見三十九日古今注曰丁巳月犯心十月丁酉犯昴閏月乙酉太白晝見東南維四十一日八月乙巳熒惑入輿鬼太白晝見爲強臣熒惑爲凶輿鬼爲死喪質星爲誅戮是時中常侍高梵張防將作大匠翟酺尚書令高堂芝僕射張敦尚書尹就郎姜述楊鳳等及兗州刺史鮑就使匈奴中郎張國金城太守張篤敦煌太守張朗相與交通漏泄就述棄市梵防酺芝敦鳳就國皆抵罪又定遠侯班始尚陰城公主堅得鬬爭殺堅得坐要斬馬市同產皆棄市古今注曰其年九月戊寅有白氣廣三尺長十餘丈從比落師門南至斗三年二月癸未月犯心後星六月甲子太白晝見四年二月癸丑月犯心後星五年閏月庚子太白晝見六年彗星出於斗牽牛滅於虛危虛危爲齊牽牛吳越故海賊浮於會稽山賊捷於濟南五年夏熒惑守氐諸侯有斬者是冬班始覆斬馬市

六年四月熒惑入太微中犯左右執法西北方六寸所十月乙卯太白晝見十二月壬申客星芒氣長二尺餘西南指色蒼白在牽牛六度客星芒氣白爲兵牽牛爲吳越後一年會稽海賊曾於等千餘人燒句章殺長吏又殺鄞鄮長取官兵拘殺吏

民攻東部都尉揚州六郡逆賊章何等稱將軍犯
四十九縣大攻略吏民
陽嘉元年閏月戊子（目昭案郎顗[illegible]云十七日己丑）客星氣白廣二
尺長五丈起天苑西南主馬牛爲外軍色白爲兵
是時敦煌太守徐白使疏勒王盤等兵二萬人入
于寘界虜掠斬首三百餘級烏桓校尉耿曄使烏
桓親漢都尉戎末瘣等出塞鈔鮮卑斬首獲生口
財物鮮卑怨恨鈔遼東代郡殺傷吏民是後西戎
北狄爲寇害以馬牛起兵馬牛亦死傷於兵中至
十餘年乃息（臣昭案郎[illegible]傳陽嘉元年太白與歲星合於房[illegible]縮往來涉歷輿鬼環繞[illegible]）

輔古今注曰二年四月壬寅太白晝見五月癸巳又晝見十一月辛未又晝見十二月辛未太白晝見四月乙卯太白熒惑入輿鬼水和元年正月丁卯太白犯牽牛六星

永和二年五月戊申太白晝見八月庚子熒惑犯
南斗斗爲吳（黃帝經曰不朞年國有亂有憂海中古爲多火災一日早古今注曰九月壬午月入畢口中）
明年五月吳郡太守行丞事牟珍與越兵弟葉吏
民吳銅等二百餘人起兵反殺吏民燒官亭民舍
攻太守府太守王衡距守吏兵格殺珍等又江賊
蔡伯流等數百人攻廣陵九江燒城郭殺都長
三年二月辛巳太白晝見戊子在熒惑西南光芒
相犯辛丑有流星大如斗從西北東行長八九尺

色赤黃有聲隆隆如雷三月壬子太白晝見六月
丙午太白晝見八月（古今注曰己酉熒惑入太微）乙卯太白晝見
閏月甲寅辰星入輿鬼己酉熒惑入太微乙卯太
白晝見（古今注曰十二月丁卯月犯軒轅六星）太白者將軍之官又爲
西州晝見陰盛與君爭明熒惑與太白相犯爲兵
喪流星爲使聲隆隆怒之象也辰星入輿鬼爲大
臣有死者熒惑入太微亂臣在廷中是時大將軍
梁商父子秉勢故太白常晝見也其四年正月祀
南郊夕牲中常侍張逵蘧政陽定內者令石光尚
方令傅福等與中常侍曹騰孟賁爭權白帝言騰

賁與商謀反矯詔命收騰賁賁自解說順帝寤解
騰賁縛逵等自知事不從各奔走或自刺解貂蟬
投草中逃亡皆得免其六年征西將軍馬賢擊西
羌於北地謝姑山下父子爲羌所沒殺是其應也
四年七月壬午熒惑入南斗犯第三星五年四月
戊午太白晝見八月己酉熒惑入太微斗爲貴相
爲揚州熒惑犯入之爲兵喪其六年大將軍商薨
九江丹陽賊周生馬勉等起兵攻沒郡縣梁氏又
專權於天廷中
六年二月丁巳彗星見東方長六七尺色青白西

南指營室及墳墓星郗萌占曰彗星出而中營室天下亂易政以五色占之吉凶丁丑彗星在奎一度長六尺癸未昏見河圖曰彗星出貫奎庫兵悉出禍在強侯外夷胡應逆首謀也西北歷昴畢甲申在東井遂歷輿鬼柳七星張光炎及三台至軒轅中滅古今注曰五月庚寅太白晝見十一月甲午太白晝見營室者天子常宮墳墓主死彗星起而在營室墳墓不出五年天下有大喪後四年孝順帝崩昴爲邊兵又爲趙羌周馬父子後遂爲寇又劉文刦清河相射暠欲立王蒜爲天子暠不聽殺暠王閉門距文官兵捕誅文蒜以惡人所刦廢爲尉氏侯又徙爲犍陽都鄉侯薨國絕歷東井輿鬼爲秦皆羌所攻鈔炎及三台爲三公是時太尉杜喬及故太尉李固爲梁冀所陷入坐文書死及至注張爲周滅於軒轅中爲後宮其後懿獻后以憂死梁氏被誅是其應也

漢安古今注曰元年二月壬午歲星在太微中八月癸丑月犯南斗入魁中二年正月己亥太白晝見五月丁亥辰星犯輿鬼古今注曰丙辰月入斗中六月乙丑熒惑光芒犯鎮星七月甲申太白晝見辰星犯輿鬼爲大喪熒惑犯鎮星爲大人忌明年八月孝順帝崩孝沖古今注曰建康元年九月己亥太白晝見韓揚占曰天下有喪一曰有白衣之會明年正月又崩

後漢書志第十

孝質本初元年古今注曰三月癸丑熒惑入南斗三月癸丑熒惑入鬼四月辛巳太白入輿鬼皆爲大喪五月庚戌太白犯熒惑爲逆謀閏月一日孝質帝爲梁冀所鴆崩